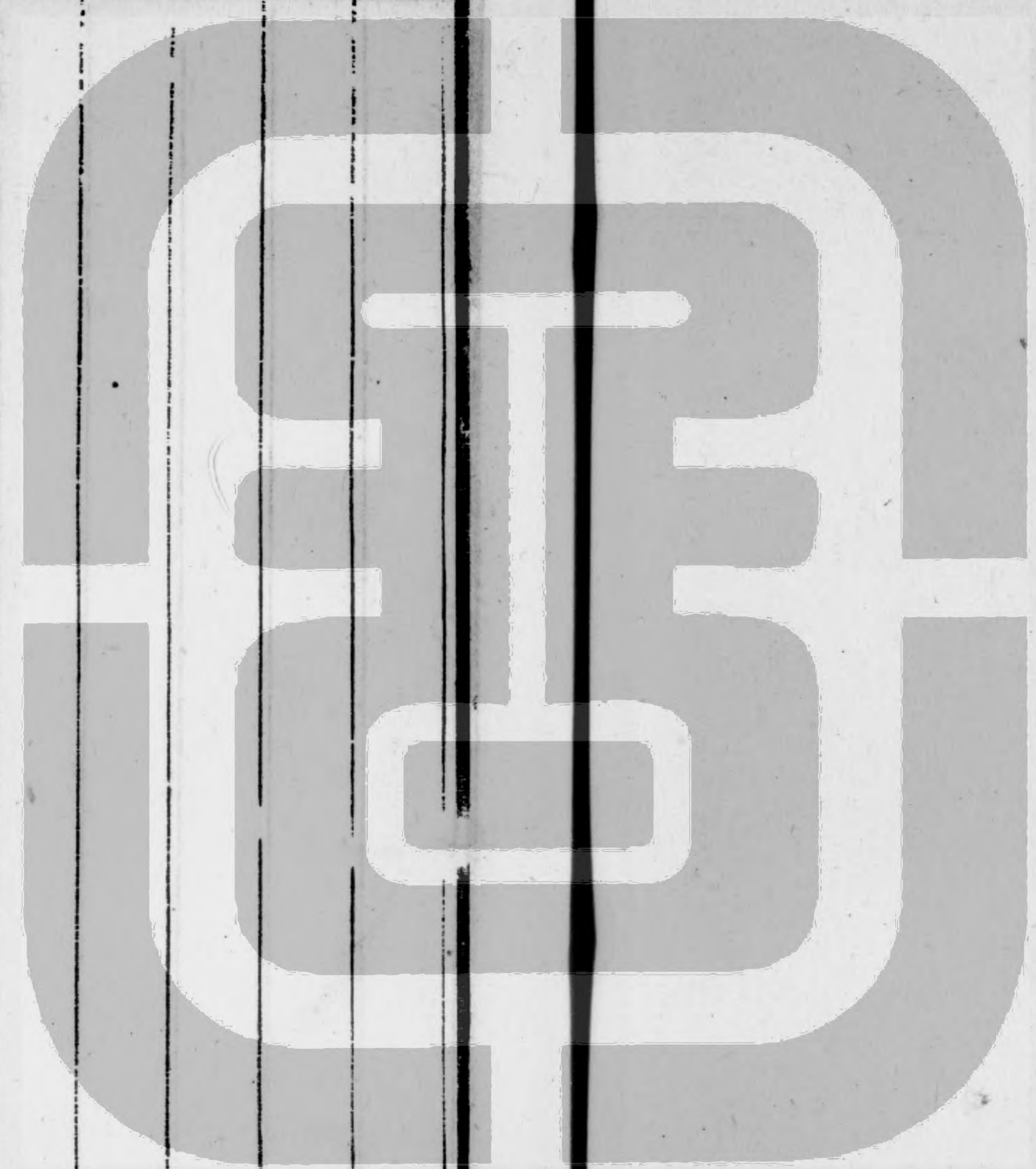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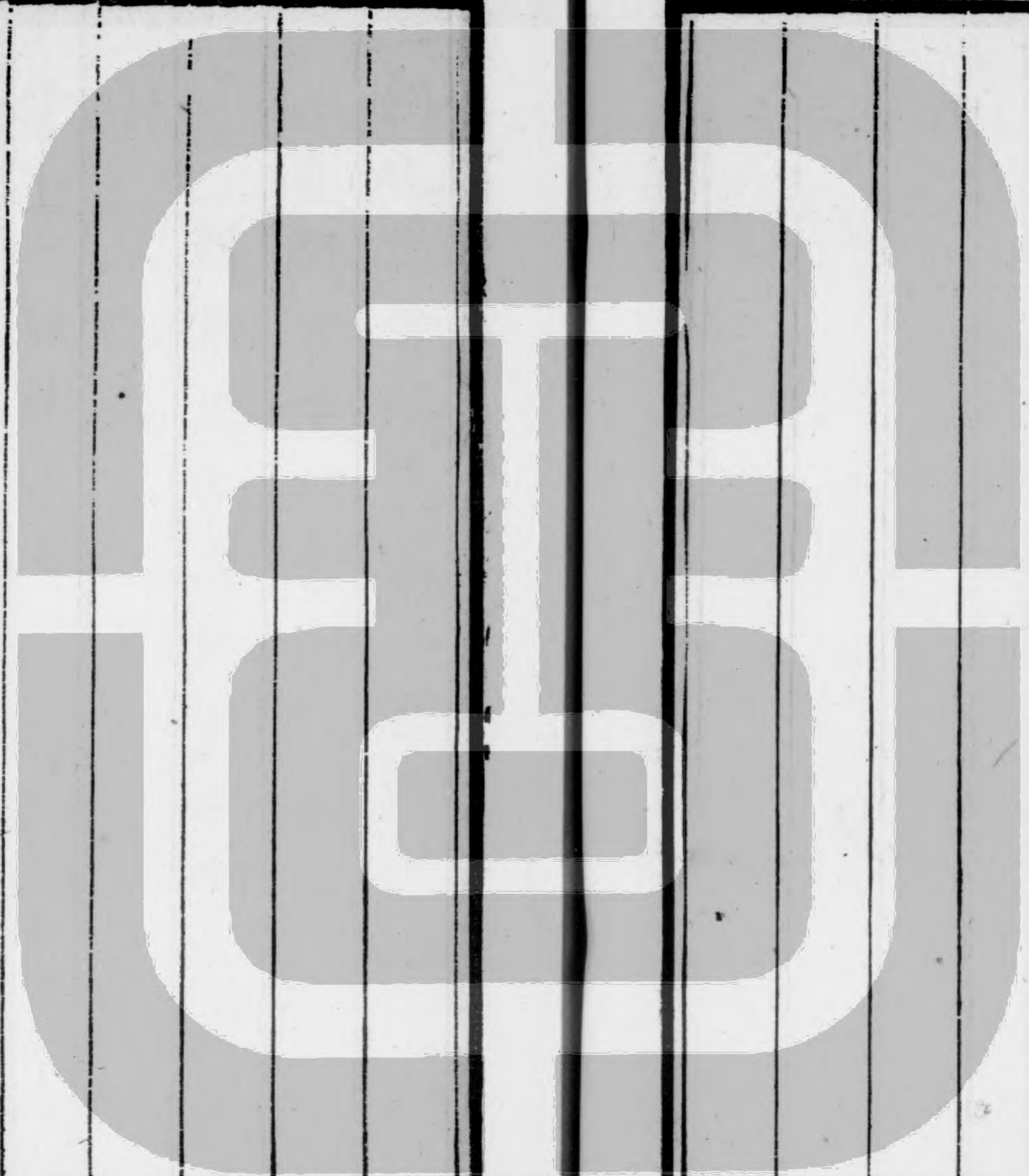


三
月
廿
二
日
書

卷

功
志
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四

炎興下帙六十四

起紹興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酉盡十一月十四日已未

九月二十七日癸酉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朝廷方除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未行偽齊謀大舉宰相朱勝非乞持餘服罷去遂留鼎拜相仍降詔撫諭四川 詔曰朕願懷蜀道屢困敵兵選建樞臣往加督護方選日以臨遣偶防秋而戒嚴乃命以宰相居中仍遙領西南軍務既搃司於朝政增益重於使權遲俟來春改圖近弼綏爾衆士膺副朕懷此命屬僚就宣德意

知鼎程昌禹上廟堂書極論遣使都督川陝荆襄未便

昌禹謂除趙鼎都督川陝荆襄使鼎雖拜宰相不行深慮別議遣使乃商榷其利害極論其所以未使曰昌禹嘗謂古今利害在于名實之間故責實有利無害狗名亦非奉使者其才不能責實勢使然耳使命一出張官置吏不下數百員與夫屯師聚兵之費當取給于州縣州縣比年所至匱乏常賦之入曾不足以自贍矧有餘資以供使用之費一被督責必令辦具不過重鞭朴以取于民官吏苟非其人夤緣為奸殆有不勝其擾者至於諸路兵力初不足恃使命一出於所部軍馬又須抽摘隨行赴置司去處州縣一或有警不過告急于使司相去既遠應接每不及以至調撥人夫征取財賦行過郡邑倉庫一空應報文移日不暇給其間至有將懦兵

驕稍無紀律則滋長賊勢為害一方又有未易言者如是則使命之出將以保州縣而州縣反被其擾將以撫百姓而百姓反受其弊將以除盜賊而盜賊愈長其惡可謂有害無利矣朝廷凡使事之畢亦嘗計其歲月所費以較其利害多寡乎此者又遣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得之道塗謂朝廷因獻言者以今日大計在于圖秦故特遣大臣出領使事昌禹竊謂朝廷急於圖治輟樞臣使遠方固可以膺重任而成大功然以其勢考之豈能使之責實雖伊周不世出之才恐未免狗名而有害無利也昌禹備員武陵首尾五年川陝事體粗聞其略試言之且張宣撫入蜀之初責任非不專事力非不盛才用非不富士馬非不强當時人心又皆鼓舞樂于赴功而累年之間迄無功效徒上下怨憾以謂四川初無盜

賊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宣撫入蜀而人被其擾亦豈為宣撫者固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官吏之所贍給將士之所犒勞所過所留征求調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况今五路陷沒四川危動民力已困財用已竭強胡垂涎且有吞蜀之意以今事勢較之張宣撫入蜀之初為何如州縣凋弊似亦極矣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摘抽諸軍又入蜀地征求調發號曰圖秦竊恐秦未暇圖而腹心肘腋之患變先起矣昌禹所以妄意謂未易責實近于狗名而有害無利也抑嘗聞廼者富平之戰騎兵凡十五萬士馬亦可謂強矣而竟致敗衄今四川士馬不過吳玠部曲耳何所恃以圖秦乎昔曹操以百萬之衆順流而下吳之群臣已為迎降之說操于圖吳勢若可必矣周瑜以謂今使北

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今北土既未平定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冒行之擒操宜在今日其後操果有赤壁之敗今都督之來圖秦也東土已安而果無內憂乎南寇已平而果無後患乎中國士衆果能習水土而不生疾病乎昌禹願朝廷鑒此審處利害而行之無令輕舉妄動近于狗名而無實也至如近復襄鄧等州都督之行就當措置撥軍屯守軍勢愈分昔呂蒙為孫權論徐州曰今操遠在河北不暇東顧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聘今得徐州操後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關羽全據長江形勢蓋孫權用其策後果擒關今朝廷復襄鄧州亦猶權之取徐州也

取之為易守之實難能保強虜之不爭乎孰若命大臣
或大將益重兵聚資糧守荊州以據長江之險今天下
根本大勢實在長江保守長江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圖
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略中原隨宜度勢以次施設今根
本未固遽欲掇樞輔大臣于數千里之外以孤軍抗強
虜期以復西秦殘敗之區昌禹謂四川民財已竭兵力
已弱人心已動而都督又將入蜀萬一強虜乘我間隙
或壓以重兵傳以偽檄則事有未易言者其所繫豈小
哉昌禹初聞樞相趙公出使趙近世偉人也忠義激昂
慨然有濟四海之志然勢如前所陳禹實憂其行竊意
樞相洞達利害已久身為大臣義當徇國不敢辭避耳
今聞大拜說或別議遣使願試以昌禹所陳更加討論
熟計利害而遣之且命大臣或大將守荊州以圖根本

在今非上策亦豈易事特不得已而用之士卒非有五
萬之衆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假歲月責以近効
亦豈能使之勝其任也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
今春金人取和高原關師古既叛階成州一帶無人控
扼上流勢亦須兵也昌禹以事干國計不敢緘嘿或謂
昌禹言輕不足信伏望更加採訪自是不別遣使

金人寇承州知楚州契序賓棄城走自是改高郵軍為
承州金人犯承州而楚州守臣遁走也

十月朱師亮軍于明州劉豫聲言遣徐文來犯海道乃
命師亮以兵一千屯于明州

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軍于鎮江府邊報金人與劉
豫合軍大舉欲侵淮甸遣世忠以兵渡江發張浚兵駐
于鎮江府軍士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是役也兀

木屯于天長軍劉麟屯于盱眙軍

孟庾為行宮留守蘭整邊順臨安府彈壓 趙鼎建親征之議乃差留守及彈壓官是時親征之議猶未定也

呂張浚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 車駕幸平江召張浚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浚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彌忘考殉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紓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謨嘉猷佇公入告

十三日戊子韓世忠敗金人于大儀鎮 韓世忠以董皎軍于天長以解元屯于高郵親與呼延通率十餘騎緲路去大儀鎮十數里遇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驍將獨戰世忠世忠力疲通自後擊虜將世

忠墜馬幾被執通救止之世忠復得馬回顧金人百餘騎復趕世忠通據坡坂阨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還奏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繳其誥命再奏乞重賞通以勸將士遂落階官授吉州刺史

解元敗金人于高郵軍盡俘執以歸 解元在高郵金人

未侵未至三四十里元先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仍伏百人于路之 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亦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進無路必取嶽廟路走矣若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阻其歸路食時金人果趨經

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旂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廟走元帥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騎人金牌銀牌與執事居其半是時董皎在天長亦有功與元各加正任觀察使

馬擴復元官除樞密副都承旨于馬在融州仙溪也張浚都督陝右不遠萬里遣人持貨幣招之書中專以同濟國事為言且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聖恩如此可不圖報乎馬以劉子羽昔年在真定有隙今在宣幕不往復書謝之紹興三年名為都督府叅議官道遇疾乞丐祠四年奉祠居信州九月召赴川陝都督府稟官議差充詳議官引見上殿奏對稱旨乃復元官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除樞密副使承旨

牛皋徐慶敗金人于廬州城下

金人與偽齊連犯淮西

安撫使仇愈盡發宣司戍軍一千以拒之既而敗亡無一還者即乞師于湖北岳飛飛遣心腹將徐慶牛皋為援皋慶引十三騎先至城下入城謁愈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千餘騎將逼城時湖北軍馬未到愈色動不安皋曰無畏也為公退之即與慶出城迎見敵軍遠謂之曰牛皋在此爾等安敢來否首曰我知牛公在湖北路已赴詔命此中安得牛公皋乃免胄張幟敵人相視失色皋察其有懼色舞稍先登敵人奔潰皋以十三騎襲五千里是時番偽大軍十餘萬去廬州百里而屯一夕皆遁愈駭且歎且親書保明贊其神勇謝于岳飛飛不悅而私其功以昇慶皋亦無慊色淮西人以為恨二十三日戊戌詔幸江上撫軍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

江府促渡江出戰有遲疑未渡之意朝野驚恐親征之議起于趙鼎見上屢請車駕早幸江上上皆首肯之既退即為中官沮止至是鼎再請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唯中官未肯行若陛下一幸江上則諸軍皆盡力禦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發遣近上中官赴都堂臣具酒禮待之諭以禍福然後親征可決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數人詣都堂鼎具酒禮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論之且曰諸公見上可贊成其事俟退敵回鑾則共享安逸之福衆諾之議遂定即令草詔詔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弟一白衣冠南渡胡為北侵五品拂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兄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于郡國以周親于軍師爾其慎守

封圻嚴戒侵擾靖共乃職謹俟

戒諭州縣詔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報既聞神人共憤朕弗敢復蹈往轍為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動衆勞人俱所不免此惻然疾懷尚觀監司帥臣與夫群邑小大之臣夙夜究心體朕此意凡借貸催科有須于衆者毋或縱吏並緣為奸凡盜賊姦宄輒生窺伺者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搶攘恣無名之斂容奸玩寇失幾察之方至使吾民橫罹荼苦有一於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平當遣廷臣循行郡國

二十四日己亥車駕發臨安府車駕進發諸大將有獻俘于行在者戮于秀州時時守分知福州聞而上疏曰

凡所獻俘使皆金人或外國借助則宜勦除俾無遺育至于兩河山東諸路之民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駭迫以來誠非得已臣謂俘內有簽軍宜諭以恩信以示不殺貸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不戰而自潰雖日殺而驅之前不復為用矣從之諸將相繼進擊金人敗衄而去

二十七日壬寅幸平江府加贈陳東歐陽轍秘閣修撰與恩澤兩資賜田十頃 車駕至平江府宰相奏事上因論黃潛善汪伯彥當國殺布衣陳東歐陽轍事深自悔恨曰朕至今痛恨之雖各贈五官并與有服親恩澤猶未足以稱朕悔往之意遂各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恩澤兩資賜撥田十頃雖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三十日乙巳仇愈克壽春府 仇愈為淮西安撫使劉豫

侵淮西愈遣將會合孫暉兵擊敗之復取壽春府十一月十三日戊午金人陷滁州 金人侵入於 據滁州而居之

十四日己未張浚知樞密院事 行狀曰是日除樞密院

事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于已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妒賢賣國當閭巷細民莫不深怨疾憤恨不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欺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資幼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浸獲使令陛下任之大專待之過厚而有怨于臣者攻毀之備至有求于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縱臣奉使無杖豈不自知至于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于不義之地隳臣子百

世之節貽孀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而已今陛下
察其情偽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樞筦在臣毀首碎
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劾訓詞之所戒傳之天下
副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列於是賜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五

炎興下帙六十五

起紹興四年十月十四日己未盡十二月三十日
癸卯

詔用張浚榜朝堂

行狀曰是日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

憂國出于誠心頃履多艱首倡大義固有功于王室仍
雅志于中原謂閩中據天下之上游未有捨此而能興
者乘虜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
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
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
誤蓋無足怪此復召某置之宥密而觀其恐懼怵惕如
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夫使盡言竭節之臣懷
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懼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

劉劉光世退軍建康府韓世忠退軍鎮江府張俊退軍常州府

濠州鎮撫使寇宏棄城走丁成魏進叛附于金人 金人以重兵臨濠州四面攻擊知濠州寇宏禦之時城中兵少大率一人當三頭軍民與僧道相叅每十人為一甲皆披甲持鎗不得內顧每一踏遣二人以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唯着布袍軟纏晝夜步行巡觀四壁未嘗棄馬呵喝由是守陴者嚴肅不敢懈一日宏在衆中望見守陴者三人擦城而去宏徑至上呼其同甲者餘七人皆斬之人悚慄北軍以兵甲數萬與衝車雲梯皆傳于城宏作鐵槌上挿狼牙釘謂之破金鎚有沿雲梯而上者以鎚擊之頭鑿與腦骨皆碎屍積于城下數尺而北軍來者猶不止又以鼓數萬叙于東門之外一

時俱鳴其聲震天謂之齊城鼓而城之東北壁女牆震而摧者十二三下步北軍以稍卒利兵并力齊射飛矢如雨州人駭愕宏乃張布幕以禦箭令市人運灰瓶別修女牆指顧之間女牆如舊矣金人又如舊河口敵樓下併力攻城城上金汁灰瓶與矢石亂發金人死者雖多而相繼來者亦不少既而掘城之半而守陴者亦不驚懼盡力禦之敵之力擊者凡七晝夜不休宏以城必不可當乃開北門棄妻子帶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從之者七十餘人通判國奉卿初在清河口同趙瓊塞民兵劫金人舟船得李悅之妾俾生二子宏棄濠州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金人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為遁走計已登舟不可復入城矣奉卿曰何不明告于我使我遣一妾兩子而乃棄之死城耶宏以奉卿為怨已遂殺之

宏既去權兵馬鈐轄統制軍馬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副統制魏進自東門投拜時金人主帥屯于近郊問宏之家屬所在成謂與宏同奔矣既而聞匿于成家遂斬成于市乃盡取宏與奉卿家屬馬金人以賈舍人偽知軍州事數日以趙榮代之

十二月張浚往沿江勞軍行狀曰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遇于中途公問以虜事及大酋問答良臣繪謂虜有天長之衆且喻良臣曰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共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為虜恐怵朝廷竊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可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為虜得上然之公遂疾馳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

來勇氣十倍公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謀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祿狼狽死者相屬遣將追擊所獲甚衆

太陰犯昴 丙戌夜太陰犯昴按晉天文志五年胡滅亡有司奏以為滅胡之象上因與大臣論及之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趙鼎曰當修人事以應之

馬擴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 車駕幸平江府差馬擴兼行宮留守司叅議官被旨發赴平江府扈從車駕至是

差充江西沿江制置副使依前樞密副都承旨駐軍武昌

獎將士詔 朕分遣將帥列屯江淮北命相臣親行按視

還朝之日具以奏陳乃聞身率軍行日加訓練騎射貫

習校擊精閑戎政益修士氣彌振既以嚴飭于武備是

將圖建于茂勲深察用心之忠尤嘉報國之義朕惟無

德以服遠未能解甲以休兵煩爾師徒久從征役暴露

寒暑擁持干戈軫念于心惻怛忘寐惟爾懷祖宗撫養

之恩德憤僭偽侵陵之凶殘宜勉事于艱勤終共成于

逸樂誓當攸濟用副至懷故茲撫諭想宜知悉

十三日丙戌招從偽大夫詔 朕惟靖康兵革之難神器

幾墜天命有在屬于渺躬夙夜兢兢因敢自逸期與爾

士大夫共雪大恥還我兩宮保有黎元永庇中土而強

敵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使我縉紳淪陷

塗炭繇朕不德以至于斯北望傷心收涕無所亦惟爾

士大夫蒙祖宗休澤服我周行其有失身偽廷事非其

主願駭迫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若張孝純李

鄴李壽等內外親族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常加存卹朕

之于爾厚爾尚忍忘之耶其能洗心易志束身以歸當

復其爵秩待遇如故或為奇謀秘畫立功自効迺頒異

賞不限彝章嗚呼逆順之理禍福之機昭然甚明要知

所擇朕方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皎日咸務自

省體朕至懷

寇宏知濠州 寇宏棄濠州至平江府會車駕駐蹕平江

宏匿閭巷間不敢出 事入廂以聞上乃召見宏宏大

驚懼至則 見之 衛士駭捧之宏益驚上問淮南事

宏戰灼不能對命宏仍知濠州疾速前去宏遂退
二十日癸巳張宗顏及金人戰于六合縣 金人瀕江犯
宣化鎮出沒者逾月張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縣出
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為提聞

折彥質為樞密都承旨 詔撥崔邦弼

詔撥崔邦弼吳錫兩軍付馬擴詔湖南安撫司撥崔邦弼

吳錫兩軍付馬擴 安撫使席益不奉陪上怒落其職

汪伯彥落職放罷 汪伯彥先于紹興三年被旨編進大

元帥府事迹于是年編成上進進曆日表曰臣伯彥言

今年三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被奉紹興三年

十月二十三日聖旨命臣以大元帥府事迹首尾省記

編錄進御先御乙夜之覽付之史官纂述成一代之典

傳信後世有王者起必先授命之符為天下君宜首表

年之事蓋春秋之作探一元之意而黃

皇帝以來紀五德之傳振古如斯于今稽若臣伯彥誠

惶誠懼頓首竊以藝祖創艱難之業列聖守盈成之文

萬邦惟懷四方來賀垂令聞之不已昭偉跡之無前緣

朝姦變亂于舊章而王政淪廢乎小雅屬大運百六之

厄會加小遊泰一之臨方二帝蒙北燕之塵一張僭南

楚之號賴二百年龐洪之澤得億兆人嚮往之心戴宗

厥惟舊哉歸啓孰能禦也恭惟皇帝陛下天地合德孝

弟通神奉使渠酋而天子以尊建府朔方而元帥稱伯

黃河合凍發光武淳沱之祥紅氣流光呈周室火烏之

瑞休嘉應有十數謳歌來于萬方就日望雲北面勸進

者乃至五六反袂拭目西向退託者不止再三末如之

何迫不得已建議定策二三子何力之有焉應天順人

大一統自今以始矣必有不刊之典庶為傳國之書臣識昧幾先學惟荒落鞭弭盡周旋之力帷幄無裨補之功攀六龍之御天首四蛇之入宇受恩莫大負罪良多流落江湖莫收魂魄俯仰宇宙回想風雲會逢明詔之頒俾紀當時之實欲筆和墨難摹日月之明拭目揚眉莫覩乾坤之大惟是云為德業與夫日用時年探索始終粗悉首尾唐虞二典垂成盛代之書游夏一辭或補闕文之史雖慚潤色弗近汙誣祖述憲章俟聖人之筆削鋪張揚厲唯國史之發揮以編類成書名曰建炎中興日曆謹用繕寫分為五卷隨奏進上以聞臣伯彥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觀文華殿學士左政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臣汪伯彥上表又建炎中興日曆序臣恭被聖旨省記大元帥

府事迹至陛下即位本末編為成書進御乙覽將付之史館臣精白以承休德不知鼓舞仰惟皇帝陛下盛德之舉豈徒紀事而已哉聖意殆有所在臣聞伊尹申告于大甲曰今王嗣有令緒而戒之以慎終于始蓋保位莫如慎也始之不慎其克終者鮮矣慎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錫智勇之英姿當陽九非常之厄運再造王室起于艱難思厥艱難大政厥始以圖克終紀事之意有在乎是天下幸甚臣仰遵聖詞謹以陛下自康邸奉淵聖皇帝詔出使虜庭改命建府以兵馬大元帥起義河朔由相及魏及鄆及濟憂勞百為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續已斷之大統即祚于應天府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詔畢慮省記三以斷編而以事繫之日以日繫之月以月繫之時以時繫之年起自靖

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至于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採事撫實編次成書分為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曆或庶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爾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觀文華殿學士左政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臣汪伯彥謹上

二十三日癸卯金人退滁州 金人據滁州四十七日至

是乃退去

王進薄金人于淮獲其酋程師回張建壽 金人自六合而歸也張浚命王進曰虜騎無留心必往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往虜且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首程師回張建壽皆名將也師回言劉豫說虜必云韓世忠劉光世失歡江南可取金因信之而來趙鼎具以師回之言聞奏上乃以賈復寇恂事調飭二將

虜主吳乞買以病殂 節要曰四年冬虜主吳乞買以病

死傳位于諳版字極烈都元帥完顏亶虜人自來以諳

版字極烈為儲嗣故得預之時以大兵相拒江上不敢

發喪至軍回于五年之春方告諸路諸郡邑立吳乞買

之靈拋盞燒飯虜俗也吏民掛服及近禁音樂一月而

罷窩里嗚撻懶兀木自江上回至燕各赴吳乞買之喪

虜主完顏亶偽謚曰太宗文烈皇帝 神麓記曰吳乞

買先患中風病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及一年至天會

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行早見佛自東方隨

日出而現從者皆視而瞻禮問吳乞買問汝等見甚皆

云皆佛像在日傍雲間言未訖吳乞買昏困再病中風

僵仆殂于明德宮時年六十有一宗幹宗維傳大得皇

帝有旨急詔諳版字極烈喝囉即帝位于柩前謚曰太

宗文烈皇帝塋之墳山號曰豫陵 趙子砥燕雲錄曰
金國置庫收積財賦誓約惟發兵用之至是國主吳乞
買私用過度詣版告于粘罕請國主下違誓約之罪于
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畢群臣復扶上殿詣版粘罕
以下謝罪繼時過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六

炎興下帙六十六

起紹興五年正月己巳盡二月十六日庚寅

紹興五年正月己巳朔車駕駐蹕平江府日食求直言趙
榮退兵濠州 金人與偽齊之兵皆退過淮北也亦遣人
報濠州趙榮退兵己巳榮率北軍及投拜官魏進全家
去既出門市人尚未知少頃提轄丁懷輩四人欲作亂
先開甲仗庫取器械時榮去遠而悔曰吾棄城而來無
知州以主管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衙門復入城則懷等
已執兵仗矣懷見榮復至走避得免榮遂斬其餘三人
令衆于市榮令錄事參軍楊壽亨權知軍州事然後榮
引衆去榮在濠州月餘城中皆不擾及榮既去軍人不
便壽亨之政遂奪州印請兵馬都監孫奕遂權知軍州

事是時寇宏在平江得旨已依舊知濠州朝廷以壽亨既權州則奕不宜從軍兵之請代壽亨乃授奕徽州監酒不理務

十一日巳卯知樞密院事張浚自建康府還行在十三日辛巳以金人退軍曲赦廬光濠州壽春府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夷狄侵陵之患兩宮遠狩尚虛歸格之儀萬姓同憂未覩升平之日浩如涉川而思濟慄乎置器之未安常未明而求衣每側席而思治朕誠不足以感移風俗意不得足以綏靖亂源致彼叛臣乘予厄運攘齊地旋據都城未厭鷓鴣之謀更懷梟噬之惡頻挾虜勢來犯邊隅直渡淮瀆將窺江許自古滔天之臣盜亦知逆順之所存未聞今日之窮凶不顧人神之共怒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奮揚無

或敢當斬獲莫知其許遂令群穢知有天刑雖逆雛偶道于天誅而匹馬莫還于賊境載循不道深測于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為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陷茲鋒鏑之苦由于不德使至於斯自初覽于捷書即首頒于詔旨殺死者盡從于埋葬俘降者悉處之便安重傷而莫能自存撫以醫藥之後願歸而無所為命給其道途之資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于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重念生靈久罹寇擾繹騷連于都邑蹂踐遍于四國雖氛祲之已靖而瘡疾之未起困于斯難嗟爾無辜宜錫茂恩以蘇疲俗於戲乘時克亂可見皇天悔禍之心發號施仁實推列聖保邦之澤庶迓善氣以格昌期咨爾群倫體予至意

金國主完顏亶立 神麓記曰吳乞買病其子宗盤稱是

金主之元子合為儲嗣阿字宗幹稱係是大祖武元長子合斲元約作儲君粘罕宗維稱于兄弟最年長功高合當其位吳乞買不能與奪者累日有楊割太師幼子烏野完顏亶受師于本朝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畧通文義奏太宗曰臣請為籌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定却令太祖子孫為君盟信猶在爾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聖果早卒有嫡孫喝囉可稱按班字極列以為儲見年一十五歲矣粘罕悟室以幼小易制宗幹係伯父續其母如己子也遂具贊成其事是故除宗盟為忽魯字極列乃尚除宗維為固倫字極列乃錄尚除宗幹為異辣字列擢丞遂遷烏野馬為左丞以賞之又曰女真初元謀叛遼十弟兄兀古達為謀首同叔楊割兄兀囉束河民字極列十室阿失字極列阿魯曷母并

慢獨化寔骨論爾字極列撒改粘罕父也迭字極列蒲霞奴按班列字極列謝也論爾君王至天會間餘人皆死唯有太宰按班字極列謝也稱皇太弟儲君常欲盡坑南人吳乞買不從其請緣金河春水泛漲浸彼宮室刷失數萬移改河漕離其傍側未及畢工因病身死遂立太祖之嫡孫松漠記聞曰阿骨子正室生嫡子繩果繩果生金主亶繩果死其妻為固倫粘罕爭立以金主為嫡遂立之節要曰亶立置三省六部改移官制升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尚書右丞相粘罕兀室乃故以相位易其兵柄者何哉蓋二酋于四年夏自白水泊入見虜主吳乞買在到務有寇江之請開居本土故至是亶能從而易之加之二酋在燕云則有衆在本土止耳欲抗之而封先虜主吳乞買長子宗盤宋國王領三省

事自阿骨打之開國約與弟吳乞買子孫互傳故阿骨打之在之時以吳乞買為諸版李極列後吳乞買繼位故復以阿骨打之孫長實為諸版李極列至是實既得位于義當復除吳乞買之長孫宗盤為諸版李極列而
 之除是致宗盤失位後國辨亂也除知燕京樞密院事
 韓企先尚書右丞相除山西路兵馬都部署留守大同
 府尹高慶裔尚書右丞相除前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
 平陽府尹蕭慶尚書右丞相慶裔與慶皆粘罕之腹心也故置之于內不復用之
 外封窩哩嗚異國王除左副元帥捷懶魯國王除右副
 元帥兀朮瀋王除左監軍除偽陝西路經畧使散離合
 右監軍駐于雲中又曰初女貞之域尚無城郭星散而
 居虜主完顏晟常浴于河牧于埜其為軍草創斯可見
 矣蓋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為君也粘罕之徒為臣也
 雖有君臣之稱而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同用至
 于舍屋車馬衣服飲食之類俱無異焉虜主所獨享一

殿名曰乾元殿此之餘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圍
 而已其殿也達壁盡置大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開之
 則與臣下雜坐于炕偽妃后躬侍飲食或虜主復來臣
 下之家君臣宴燕之際携手握臂咬頭扭耳至于同歌
 共舞男女莫分尊卑無間故曰禽獸情通心一各無覲
 覲之意焉今虜主完顏亶也自童稚時金人已寇中原
 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其亶之學也雖不能明
 今博古而稍解賦詩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碁戰象
 徒失女貞之本態耳由是則與舊大功臣君臣之道殊
 不相合渠視舊功大臣則曰無知夷狄也舊大功臣視
 渠則曰宛然一漢家少年子也既如是也欲上下同心
 不亦難乎又曰僭位之後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
 室之壯服御之美妃嬪之盛晏樂之侈乘輿之貴禁衛

之嚴禮義之尊府庫之限以盡中國為君之道今亶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性道不相合仍非時莫得見瞻望堦堦洞分霄壤矣金國文具錄曰天眷二年奏請定臣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官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于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啟之初度數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合萬里同風聰明自民不凝于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于將來以為民極聖謨宏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惠孝歆奉先猷受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

謹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為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叅酌詳定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取正于法者亦無循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正進御府以塵一茶俟聖斷曲如是正言順事成名賓賓舉興化阜民于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除用討論維此奏請臣等願惟虛情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倘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答一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于改為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于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令順攷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于朝廷首建官于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勵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

至于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令于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有成規掇所先行用敷衆聽作室首構第遵式法之良若網在綱度拜有條之紊自餘欵備繼此施陳已草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失治揭為萬世之常先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維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于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于茲祇適先猷百為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請經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即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以用裕民宜法古官以聞政府正號以責實効著儀而辨苛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頽閱印符然後可損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所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在監微衷神

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易偶若易地則皆然是惟定載殆非相及何必改作蓋當三復于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社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惟成于習遽易為難改有所因姑宜仍舊漸祈脣効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宋兗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為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敦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得之為丕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盤族睽諸父位冠三師朕始承祧乃繫協力肆登極品兼綰劇權何為失圖以底不類謂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為姦黨噬圖

問鼎行將弄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交國王宗雋為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感衆力擯勳舊欲孤朝廷即其所懷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勳點檢渾觀會寧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述字離古楚等競為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既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功次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禍倪每存掩覆第嚴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狀字于見聞皆由左驄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調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群兇悉殄于今日三日已

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註誤更不躡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犯古猷歛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天眷二年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天陞玉書金璽榮升椒房恭授以還凌競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溫言獎飾美號重仍願命拜之甚優漸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庶幾婦道之條仰助人文之化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于歲華萬壽稱觴欣逢于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寶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宮茂集履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曆更新之旦葭灰

飛瑄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興突務行政于要荒四表無虞群黎咸治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社克罄獻歲之心臣無任云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宜德郎季膺等賫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以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惟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甫以常心不怒而威覲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覆徧膺諸福之休幸邁昌期遠居外土千萬歲壽曾莫預于臚傳同億兆人心竊深于善祝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金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十六日庚申韓世忠加少保

十七日辛酉劉光世加少保依前兩鎮節度使充淮南西路宣撫使

劉豫揭榜曉示退軍

劉光世韓世忠張傑來朝 劉光世韓世忠張傑詔朕自

渡江以來志在恢復深惟足食足兵之計夙夜疚懷凡財賦所入未嘗一毫妄費悉用以養兵而已故比年訓練士卒精強而器械亦皆犀利比之曩昔實不相侔是以前去冬敵人之來卒賴卿等極力捍禦致賊遁歸蓋前此所未有也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而僭偽之徒方挾疆國之援狡謀日急願我所以勝之者惟是上下内外合為一家如執私仇乃克有濟倘或各以其職自分彼此日復一日成功實難卿等為國重臣危亡

所繫諒必察此不待朕言今國家空殫民力耗竭雖有司積累而費出之數日以寢廣苟無以繼何以人每一念之心常怵惕想卿亦為朕慮及於此也至于差辟官屬保明功賞軍須用度之類更在精覈勿至泛濫使賞當如爵祿不私用足而資給不匱則存養事力漸圖進取朕與卿等同享無窮之利願不美哉布朕此意卿宜悉之

二月三日丁丑車駕至自平江府張守上疏 上在平江府知福州張守屢上疏言敵情上諭輔臣曰張守所陳皆如朕所慮憂國之誠可見也宜即施行且賜詔獎諭既還臨安又賜詔問守曰卻敵之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畧措置之方可降具來守上疏其略曰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于措置苟當則其餘

不足為陛下道蓋措置失當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臣請言之措置之要其一軍旅其二軍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淮東一軍駐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使北至關隴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形則自江而南可得就枕而卧也今大將握重兵貴極富濫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盛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綦布三路朝廷命令徑達其軍諸將既已分屯則所患者錢穀也宜以二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淮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在漕臣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然後戒飭諸將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

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終遣大臣為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禦進則可以攻戰綏懷之路亦在是矣雖然臣所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為未也究其本原其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修德則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有累德者無不戒也修政則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以抑僥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有以害治者無不去也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何患夷狄之不服乎上覽疏大悅

劉光世韓世忠張傑辭回軍

初劉光世韓世忠張傑來

朝上嘉其却敵之功賜賚甚厚服御之物有可予者亦

以予之光世等拜賜皆感泣曰願世率士卒圖復中原以報及辭有命近侍出內金盤尊竿各賜酒一行並以飲器賜之

張守加資政殿大學士

張守奉詔疏陳四事上大悅陞

資政殿大學士

十三日丁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制畧曰高明而宏達剛大而直方資兼文武而可以憲萬邦學洞天人而可以該百聖自敷求于密勿首叶濟于艱難勤勞王家有精貫神明之誓芟夷禍亂有計安社稷之忠知無不為言可底績宣威并絡之莖擢武斗樞之庭出入薦更險夷一致望久隆于師尹名大震于羗戎屬胡馬之長驅挾逆雛之反噬召

從燕間付以經綸杖鉞以全六師共推于尚父運籌而
決千里獨賴于子房方闡旅以時行彼潛兵而宵遁風
聲鶴唳遂收不陣之功羊很狼貪迄蹈自焚之禍茲策
勲于舍爵迺字號于楊槌正是魁衡授之鼎鉉宅端揆
辨章之任摠中樞宥密之權內則統率百寮以底_辭載
之熙外則盡護諸將以董_監梅之重 行狀曰公既除
相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為治之要必以正本澄
源為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奠安
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于塞倖門遠近習尤諄切致
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務致其在
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
非僥倖于近習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
事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虜自滅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
之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于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
拳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于武宗曰邪
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
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
如藤蘿惟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
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
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咸不顧焉此小
人也志在于為道而不求名而自名自歸之此君子也
志在于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則正不
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
意于眉目指頤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
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

過則形喜此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聞陳于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不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于已譽之以為君子異于已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卹致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于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好惡不公以致于亡身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皆善之

親征詔 朕猥以寡昧屬茲艱虞迫臣民愛戴之誠續正統于將墜痛父兄播遷之難履尊位以何安夙夜以圖策慮並用豈不能躬擐甲胄親冒烟塵乘將士欲戰之

心以慰黎元厭亂之意然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覲迎鑿輅之還期遂延門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于兇殘而投鼠忘器之嫌朕寧甘于屈辱是以卑辭重幣遣使通和庶殫孝弟之思冀狗哀恫之請至于土地梗絕生齒流離師徒懷暴露之憂閭里起之歎由朕

不德嗟彼何辜仰懷故國之廟祧至于霽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彼得強敵之情稍有虛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謀和好信逆離之狂悖率群偷而陸梁借彼援師倚為威勢簽我赤子脅使征行陟 順大逆不道一至于斯警奏既闡神人共憤

猛士在列怒髮上衝以謂逆順之理既分勝負之形可見皆願挺身而効死不忍與賊而俱生朕乃親搃六師卜日引道前驅方戒積陰頓開天地鬼神莫不助順將

帥輔弼因不協心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暴承之後每乘舉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耻殪彼逆黨成此萬功載惟風霜跋涉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體朕意改効用入資法 効用資法一公據二甲頭公據改為進勇副尉甲頭改為進勇効尉

秦檜復觀文殿學士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葉夢得復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復端明殿學士

詔群臣修政事 朕以寇戎內侮流毒兩淮賴天之靈將相多士戮力同心迄平外患然中原未靜今處一隅九廟阻越莫致烝嘗之思兩宮遠狩尚隔晨昏之養夙夜怵惕靡敢違寧若涉淵水因知攸濟公卿大夫師尹百

執將何以佐朕新厥德正厥度以開上帝悔禍之衷以副黎民願治之意其各悉意交修不逮同弼成我邦家咨爾有衆宜體至懷上以外寇已遁思與羣臣內修政事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六十六

二十七

功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七
炎興下帙六十七

起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盡五月

閏二月乙巳朔詔戒飭羣臣 朕惟先王之時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故能竭誠體國畢力公正時有舉措丕應後
志用以經理國家無往而不濟朕甚慕之間者總師前
路大敵此宜臣子恐懼自竭不忘夙夜而乃奉命不虔
偷惰自若顧于國家若秦人視越人肥瘠委質而任當
如是乎朕念狃于舊習乃薄其過失先訓告而後刑罰
古之道也而今而後其砥礪式愾爾心慕事主之匪躬
思為臣之大戒務盡忠赤以公滅私庶天下之務靡不
畢舉敢有弗恭自干憲章令出惟行罪在必罰其毋後
悔可令刑部鑿板遍牒仰監司守貳縣令太守出榜于

治所曉諭施行

折彥質為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楊政為涇原路安撫使 楊政字直大懷德軍人起身寒

微貌甚陋時人號為尅綬初為統制官下虞侯每統制

飲宴政不喫其餘食衆虞侯勸之曰此物極好何不食

之政曰我所請者倉米方為極好食之可嘗而有味安

用此為此非當食之物且不可為常識者器重既貴得

其故妻相待如初公論稱美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武康軍承宣使為涇原路安撫使 野史曰楊政懷德

軍人為吳玠統制官從玠敗金人于和尚原仙人關有

功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五年除

涇原路安撫使九年除熙河路經略使十年利州路安

撫使紹興元年虜陷陝西政走四川加侍衛親軍步軍

虞侯武當軍節度使遣統制邵俊敗金人于隴州汧陽

蹀牧牛嶺十三年來朝加檢校少保歸鎮二十一年進

太尉二十六年授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薨年六十

程昌禹知江州江西沿江制置使 程昌禹以右朝散大

夫徽獻閣待制知江州江西沿江制置使

王琰主管侍衛軍馬司 王琰至行在主管侍衛軍馬司

以其軍隸韓世忠未幾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

陳琳叛王德追至無為境擒以歸 陳琳者張琦之裨將

也勇力過人屯于蕪湖縣却張琦以衆奔偽齊王德追

至無為境上獲之以歸

四月太廟神主至自溫州

韓世忠進軍楚州 賜韓世忠詔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

誓與敵人決于一戰已悉朕迫于疆敵越在海隅每慨

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如此
自去冬敵人深入御首挫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
致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
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
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殆無以過使朕竦然興歎以為
有臣如此何患不足乎也古人有言聞外之事將軍制
之令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可施置自便勿復拘執
至于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方此酷暑將士良勞行
飭使人齎賜夏葯撫問卿並宜知之

岳飛退軍鼎州 張浚以都督收楊公先遣岳飛軍于鼎
州吳錫軍于橋口浚即欲進兵或說浚曰不可追而勝
則捕一漁人耳如有不勝則都督為諸將輕矣浚曰柰
何或言不如先張聲言諸軍人馬各已差人犒設矣唯

岳制置之軍當躬詣軍中是以犒設而進也或不勝猶
有說焉浚從之未幾以輔遠代吳錫浚駐潭州
五月孟庾知樞密院事 朱勝非免喪除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中書舍人

胡寅上疏論當復仇不當講和 胡寅為中書舍人適朝
廷議遣何蘇等使于金國祈請和好寅謂當修政事不
宜與講和乃上疏極論其事乞不講和好當揮戈北向
血虜廷用復仇怨曰臣竊聞遣使人云中已有定議
臣愚陋蒙陛下擢為侍從職在獻納雖小事未當猶合
上聞况遣使體大縱不預初議苟心有所未至豈敢緘
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
萬世人君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
義而已魯威公為齊所不共戴天之仇而莊公者乃威

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耻又與通好元年為齊主
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伐衛八年及齊圍郕
九年及齊盟于莒是年為齊殺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
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豈非為後世永鑒乎女貞者
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
之仇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
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
年于此其効何如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
而于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
躋灼然獨于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
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欲自効以
佐玉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枝梧厦屋初正
基柱存亡治亂寔係此時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

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
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以來卑辭厚禮以問
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
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貞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
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
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
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于章奏傳播遠近曾未
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貞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
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
之端增吾所重干吾所恨惹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
既久而後悟也天下為其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
謬計邪苟曰姑為是爾豈有修書稱臣厚賫金帛而成

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閔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常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于四海遭逢陛下為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于今日臣願陛下攷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者則美名必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于夷狄之亂也欲紓此怨必殄此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事賢才畢集民富國治揮戈北向血女真之庭然後復仇之義得而人子之職舉臣等駕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民之君而稱臣于仇虜

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欲陛下而相結約軟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太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土地而取租稅賊有一于此其能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慙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世仇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彰陛下之無我也免累聖德誤國大謀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貼黃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須用兵或以謂必須議和二說膠擾無一定之論伏觀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若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允迪魏可行崔縱洪皓龔璣張邵前後祈請非

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
近魏良臣王繪相繼入先竊料虜人回書必無果決之
言決有難從之請始欲疑我耳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
請十年畧無顯効乞議和決不可成則臣言或可以備
收錄取進止 五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中書舍人
胡寅論事辭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可令學士院
降詔獎諭寅具奏謝曰臣昨來妄論使事尋蒙宰執召
至都堂面傳聖諭以為論議剴切得論思獻納之體乃
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者狂言上瀆方懼罪戾天高聽卑
遽蒙開納褒諭勞勉以勸諫臣下臣榮耀增激愚衷謝
臣聞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正論拂公心以
行其邪說雖當事不悞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之
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托大有為之

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
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
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
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祖宗照之于司馬光蘇樞密副使
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
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之說孔子之言也豈
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當遵元祐蔡京
名之為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
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
于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
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于是非則入非出于非則入是
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材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
亂之所由別自古如此豈為今哉女真入寇以來和戰

兩議肇于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夷狄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寔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于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仇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為是八年于此正論不勝監觀前者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偽于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杖反虜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于女貞尚肯通使臣稟性素愚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擢置綸闈仍使獻納適覩何薛之事深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至曲賜褒論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仇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駁駁北向以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竊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哉恭惟奎璧之光下照菲屋謨訓之懿遠播寰區願臣何人仰被大賜臣敢不益堅志向勉罄謀猷庶殫毫髮之勞用答乾坤之賜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八

炎興下帙六十八

起紹興五年五月盡十二月

胡寅又論遣使者有害無益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奏論
 使事為兵家機謀于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薛遂行不
 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以輔臣謀
 國陛下之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而沮其
 議臣不當力論致勝徒使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
 浚之說須至剖析聞于聖聰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
 之聖懷俟何薛歸日與浚執中執否則使事之利害決
 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
 宋雖無遠略亦稱善于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
 之虛實彼豈不知也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

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勾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奏使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况何薛一使臣其何能任現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國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進言狄方以卜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臣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職度和好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所求恩澤一一足意而行所慮必近于市井之人尚能明日張胆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

今日亦必赴援而况豫賊所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視自可坐照一堂之上者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封疆矣河以北粘罕自以為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御風徑至虜廷哉必渡清淮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秋逆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于虜哉臣謂戎伐凡伯則有之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仇一弱一強強者侵凌不休弱者必固其門牖嚴其戎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僕夫諂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貨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永固世界兼并天下之

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沈酣于金帛子女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奉黨助逆賊昧于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笑小人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有害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己謀身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若兼用和策則謀臣解體志士喪氣將帥偷安卒伍潰散以為復有輸忠効志建功立名之日使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則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于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有害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

進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得兩宮起居之狀警欵之音者况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閉惟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于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聖所在一見慈顏宜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不足據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成之漢高帝出關得董公之言以弑君討項羽雖然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名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舉養虎之諭君子猶羞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

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
 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豪傑規模措置大抵如此三國崛
 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于操
 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今日大計
 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
 更無他策倘其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
 之論必恐不能為至于何辭之行非特無効須決取
 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被
 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為榮今馬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
 其喋喋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
 浚以遣使為機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強為之說伏乞陛
 下幸赦之取進止

楊造乞罷和議劄子

臣嘗觀陸贄論禦戎之策其說甚

詳大抵以為夷狄之強弱視中國之盛衰聖人所以待
 之者無一定之規亦無常勝之策願其勢如何耳其說有
 曰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殊不知威不立而
 力不能服也尚親和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殊不知
 我結之而彼復解之故當匪茹之勢而行即叙之方則
 見侮而不從矣今日正此之謂也自靖康以來立主和
 議不議為備禦計卒為虜詐以致二聖蒙塵其禍亦可
 鑒矣至今不悟猶蹈覆轍深可痛也比聞復遣二使以
 請和虜若有謀則許吾以取重賄愚者以為喜而智者
 所深憂也蓋既許吾和則上下偷安必不為備禦之計
 既而出重賄國力必竭不免暴斂民怨盜起虜復不可
 信一旦乘虛而來為不可測此其所可憂也若其無謀
 則必絕吾之使愚者以為深憂而智者知所喜也蓋不

許吾和則吾至死以為備禦之計此其所以為可喜也且夷狄豺狼非可以信誓結今其所以不來者非愛我而不來也亦非畏我而不來也以其勢自有牽制則未暇來耳昔趙郝割地以賂秦虞卿曰秦之去也倦而歸乎其亦愛我而不攻乎曰秦之勢無餘力矣必以倦而歸曰秦以倦歸而君又以秦之力所不能取而割之是助秦自攻也今之為和議者何以異此議者謂國家今日正同勾踐事稱臣奉貢不得不然是未知事勢之不同也越之棲于會稽蓋其主聽宰嚭之言而許之乎故勾踐以為得計今虜未嘗許何也其所以拒絕者特其詐謀以全勝而欲吾不為之備亦取之易矣故其未來則吾取重賂其既來則吾莫之禦是吾之求和無纖毫之益徒沮義士忠勇之氣長黷勇梁驚之心竭民脂膏

以資盜糧非計之得也若夫稱臣奉貢尤非所宜昔新垣衍欲趙之帝秦也魯仲連曰若使秦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且曰吾將使秦烹醢梁王新垣衍曰秦何為烹醢梁王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蓋嘗為紂脯醢而囚之矣秦既為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于天下將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梁王豈晏然而已乎于是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而秦軍亦為之却今或稱臣于虜則中國為虜之掌握矣彼將所求無厭既得重賄又求割地矣又召大臣往矣又將邀鑿輿之臨幸則何以為謀若不往則遂廢前功彼則興兵而伐叛臣不為無辭若遂往則又將為二聖矣言之至此可為寒心而議者安于此說可謂無謀之甚也猶為國有人乎或者以為二聖在彼故吾不得不與之和是不然昔漢

太上皇呂后為項王所得嘗置俎上夫高祖豈孑然忘之哉而未嘗為之屈蓋勢不可爾然項王卒不敢加害蓋以高祖之害之無益而存之則可以為重資故割鴻溝之後卒從侯公之言而歸之今國家若能勵兵秣馬稍振中國之威且勿與之通則彼莫能測吾虛實必不敢動吾已復中國然後遣辯士若侯公者往彼請彼必奉二帝以來歸矣故二聖雖在彼于中國用兵之勢無有害也故為今日之計當與諸將議先復中原以振國威然後閉關不出卑辭厚賂以請二聖當必得所欲于今遣使徒取侮耳非所宜也議者以為彼強我弱出未必勝故不敢與較是未知用兵之勢也昔陳常弒簡公孔子請討之夫以強弱小大論之魯不能敵齊也審矣孔子豈不量敵而後進哉蓋其說曰以為陳常之

弒齊主國之與者半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其勝也必矣夫以楚人病秦之詐懷王必欲亡秦而漢末人人思漢之德皆與興漢在今日人人痛憤二聖未返未敢比楚人之情而國家德澤之厚人懷不忘亦非止漢世之比也然則在今日倘奮其威武自淮而北必有嚮應者矣側聞近日河北亦常有欲興義兵而來請者數輩朝廷慮其生事以敗和議拘之軍中此為失策倘乘此以有為不亦可乎且愚竊謂今日之計當乘天下痛憤之切人懷思宋之心乘其有為及其鋒而用之決可有功若或遲疑不斷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懷啣濡之恩而忘忠義之心則事難舉矣縱不能出兵猶當為備禦之計決不可為和議以隳虜計也蓋事之不可信其事已可鑒矣今日之未來非緣和議特其勢自有

牽制未暇來耳倘與之和必出重賂徒竭吾賞軍之費為虜人進兵之用真所謂資盜糧也俟吾國力已竭然後求釁端而興兵則勢必不支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必然之理也議者謂虜之所欲不過金帛子女耳與之得其欲而不求是何異兒童之見也虜之貪心豈有厭哉今少與之則不足以克其欲多與之彼則以為中國尚富實而懼我如此是必兵弱可以一往故為此計實起戎心安能使之不來哉及國力已竭而後為備禦之計孰若未困而先為之慮也昔曹操破荊州逐劉備移檄于吳孫權名群臣謀或以曹公士馬之強既得荊州劉表治矇矓鬥艦乃以千數水陸俱下勢不可敵不如迎之獨周瑜魯肅以為當擊北人尚騎本不能水軍與吳越爭衡今操自送死可迎之耶將軍擒操宜在

今日瑜以請三萬人為將軍破之權大喜因斫前案曰復言當迎曹公者與此案同因發兵使瑜拒之遂敗曹公于赤壁故兵之勝敗在人謀耳庸人見朝不及見夕但偷安目前不思後患不知遠慮則近憂亦不能免也夫兵兇器戰危事聖人難言但勢有不得已也雖毒天下所不可辭也且狼子野心不可望其仁聖意其憫我惟振之威乃可服耳故將欲和之亦必戰勝而後可議也在昔契丹所以能百年守盟好者亦以章聖皇帝有澶淵之役爾臣愚伏望睿智特發明斷早定大謀專為戰守之備勿主和議以隳虜計實天下之幸甚

六月岳飛大破湖賊擒楊欽夏成等湖賊悉平 湖賊楊太為其下所殺也其黨楊欽夏成等各領其眾餘眾拒命欽偽為馬軍太尉成偽為大僕射皆與鍾相首事之

人克懷桀黠賊也張浚臨湖觀之知未可攻乃歸潭州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會岳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先是湖南統制任安王俊郝晟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瓊號令遂致放散飛始至鞭任安及孫議以作其氣使其饋賊則併兵攻戰三日廼圍之飛仍以伏兵四合一戰破賊衆賊盡棄其舟以入水寨楊欽等迎降尚有餘衆數萬飛決欽等各一百遣回是夜用師往掩其營破其寨而執欽等夏成寨三面臨大江北恃峻山不降親往測其淺處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至淺處則舁瓦石壓之一旦填滿長驅入其寨遂擒成湖湘悉平不過八日授欽武翼大夫遺史曰欽

駟僧徂詐最桀黠既授以官公論皆不與之欽出身脚色書曰鍾相楊太作亂欽等叙集強壯保守鄉村俟官軍到鼎州乃同共破賊有功見之者無不大笑

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仇愈為制置使用延超為制置使都統司

王彥知荆南兼充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 張浚以都統視師湖南平楊公乃召王彥赴都督行府彥未到湖賊已平遂令彥知荆南兼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時解潛已離荆南彥到荆南府庫倉廩皆虛錢糧俱缺彥懼之荆南不住徑追潛至鄂州會浚收楊公回都過鄂州復勸彥回荆南赴新任

賜岳飛詔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已悉清紆朕憂願良用欣慤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

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寇于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收嘉績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謨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更宜綏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必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奏來

七月七日斌知金州兼金均房州安撫使

王彥到荆南 王彥知荊州荆經賊後城郭為墟移治于枝江縣彥至始還舊治倉廩空乏無三日儲彥依川錢法先措置交于荆南管內行使漸措置屯田以為戰守之計乃擇荒田令將士為莊莊耕千畝惟山口富里田舊截沮河置千戶石塘瓦窰三堰隄水分段為最良令堰廢不治彥親督將士具畚耨修築計工六萬有奇不旬浹告成公私之利無窮天下論屯田營田實不擾民

而得充國遺意者必以彥為師手詔獎諭之

八月張浚加光祿大夫 制曰朕登建哲輔協圖康功內

則摠一萬類以制樞極之機外則經營四方以廣威懷之畧既告成于遠績當受祉于勤歸廼先飲至之期誕錫颺廷之命具官張浚才全而用博道大而聲宏誠足以感會天人而交精稷之微識足以貫古通今而應事物之變遭時奮節身殉國家仗義扶傾功存社稷出人參釐于二柄險夷更閱于百為復專機握之前籌來扈戎車之親駕爰立作相適觀厥成講明法度之原修飭甲兵之備草人謀之回適正國步之搶攘首端本于朝廷躬視師于江游摠提紀律示昭王靈周復山川究觀地利勞三軍于細柳猶親巡六尺之輿剪群盜于綠林初不煩一夫之戟湖湘底定肅清蛇豕之區秦蜀相望

增重金湯之勢阻深寔跋霧潦鬱蒸立寒暑者三時計
 往來者萬里宜加寵數以答忠勞峻品秩于文階昭儀
 形于揆路茲厚保衡之寄益隆體貌之恩於戲邦國定
 而玉心以寧股肱良而元首斯起赤烏几几周公何信
 宿之違四牡駸駸樊仲有遠歸之喜正是百辟弼予一
 人迄乎耆定之休永輯無窮之祉以平湖湘之功也
 馬擴為都督行府都統制 馬擴以江西沿江制置副使
 駐軍武昌也是歲四月召赴行在供樞密副都承旨之
 職為都督行府截留陞諮議軍事兼行府都統制續旨
 留鎮江措置事務

偽齊陷光州

九月化旺敗偽齊于光州克光州

岳飛加檢校少保

解潛權主管馬軍司公事

先是解潛提兵解圍太原也

趙鼎嘗居其幕中至是

下有闕文

解潛字亨叔靖康中金人

已破种師中長驅而南李綱為河北河東宣撫薦潛自

嗣趙鼎為幹公事潛戰敗綱謫潛亦廢建炎四年起為

荆南峽州荆門軍公安鎮撫使兼知荆南府時楊太據

洞庭湖衆十萬餘擾沿海州郡潛屢與賊戰勝負相當

紹興五年趙鼎相薦其材召為主管侍衛馬軍司七年

其軍士與王彥軍交爭于闕下宰相張浚罷潛提舉江

州文平營以其兵隸劉琦趙鼎再相復招為主管侍衛

步軍司俄乞宮祠九年除福建路副總兵任滿居平江

府因于辛樂宗論及和議之非宰相秦檜聞而怒責授

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以卒

趙鼎加左光祿大夫

十月李綱知洪州兼江西撫置大夫呂頤浩知潭州兼湖北荆南安撫置大使席益知成都府兼成都潼川府利夔路安撫大使

賜李綱詔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薦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填臨之卿威名德望聳動一時風采相聞人自嚙伏起于閭館作我价藩匪云簿領之間以變潢汚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之用兵卿既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已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賜呂頤浩詔 朕以湖湘八州之地西通巴蜀為國上游往連盜區一方騷動比者招輯雖已略平而民俗剽輕或易生變允藉耆德往鎮撫之乃起卿燕間之中而屬以方面之事庶期談笑坐以銷萌慰彼黎元增重形勢

而抗章固避殊拂于懷惟卿社稷元老身任安危不必以內外為間諒應聞命慨然引途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十一月庚戌張浚至行在 行仗曰浚還召對便殿具奏曰竊惟二帝遠處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何由而相見也尚忍言之哉臣尚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虎狼用意寔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尚幸陛下總師于南耳異時或一有差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雖有可言之機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悌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為陛下雪耻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

不入市井之談不聞仁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而有才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之屏珠玉絕弄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賚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合至誠不倦上格于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此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雖號荒服然非至若禽獸也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氣折志喪小人雖異戰必不力衆必不同則陛下何為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矣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收也蓋隙見于此則心生于彼不易之道自古為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于人或失禮于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

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犬羊之徒陳兵闕下旁緣他辭其鑿不遠也為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慎哉其警深切如此上皆嘉納

金人寇漣水軍韓世忠將呼延通及金人戰于漣水軍敗之

詔張浚荆襄視師 手詔朕仰惟二聖遠狩九年于茲雖迎請之使屢馳而侍膳之期尚遠晨昏在念怵惕靡容間緣酋虜之來歸每諭兩宮之安報嗚呼朕為人之子而未獲養其父為人之弟而未能拯其兄瞻望哀傷不知涕泗惟孝弟之至固可通于神明而小大之臣當共監于忠義庶戡多難克濟厥功以爾資父事君之誠副朕念親從兄之志咨爾有衆咸體至懷

十二月改神武五軍名行營護軍 改神武五軍名行營

護軍張俊之軍為中護軍岳飛之軍為右護軍韓世忠之軍為前護軍劉光世之軍為左護軍吳玠之軍為後護軍

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以神武中軍吳錫之軍撥隸殿前司都溥為兵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八

炎興下帙六十九

起紹興六年五月盡九月

紹興六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張浚出視師行狀曰比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

中原為謀叵測不敢寧處於朝奏請親行邊寨部分諸

將帥以待機會許馬帥張梅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

旬起行公謂楚漢駐兵般滙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

大軍在前雖有他道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

越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

此耳議者多以前後空闊虜出他道為憂曾不議其糧

食所自来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

守之然後為可安乎既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于同列

惟上深以公言為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劉繼揚劉光世屯合肥以昭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昭命楊沂中領精軍為俊翼佐俊命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既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柳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尤稱韓世忠之勇岳飛之沈鷲可以倚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偽地收叛賊頗衆上手書賜公曰世忠矯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每思世忠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不夫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宜明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時飛母死扶護還廬山公乞御筆敦趣其行飛奉詔歸屯公又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

生安肆外則不足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奏請駕以秋冬臨建康以圖恢復

三月諸路安撫使兼營田屯使

折彥質僉事樞密院事 折彥質自兵部尚書除僉書樞

密院事無所建明具員而已

十二日庚戌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川陝宣諭并撫問吳玠一行將吏 命范直方川陝宣諭并撫問吳玠一行

將士命依紹興三年諸路宣諭官被奉聖旨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仍降親筆手詔及令閤門先次引見上面受聖訓并給賜御札歷子採訪問逐路見任官廉污能否書上歷子薦削以聞直方今來宣諭川陝撫問吳玠一行將士並合遵依逐官已得指揮并降詔書御札歷子見別作施行有旨四川監司帥臣

吳玠軍前并令學士院降詔其逐路州軍仰宣諭司騰寫項下內帑益吳玠別降口宣

賜川陝宣撫處置使司詔 朕紹國丕基遭時多難飭戎車于江左為懷經略之圖列將鉞于關中欲存根本之勢豈虞強國專逞淫威敵勁弗支兵罕未解嗟旻天之不弔宜悔禍于我家憫赤子之無辜重流毒于茲土寡德所致憚心何言賴我股肱之臣總護爪牙之任一戰克捷群醜殲夷王靈由是復加士氣于焉再振然念興師累歲轉鬪一方被夷狄之係繫寧無淪陷之黨思祖宗之涵養豈有背叛之心憑陵使然蹭蹬至此倘存疑阻殊弗招徠將束身而欲歸或懼刑誅之慘比復業而莫處或憂賦役之煩或立効而褒賞未加或負才而祿秩未稱疾苦無告愁恨何堪反席以思當饋而歎以是

下哀痛之詔布至意于宣昭施曠蕩之恩洗庶辜而拔拭沿邊將士應陷番人非抗王師及侵掠入寇者並不戕殺應其憑陵之際陷沒州縣官吏將士軍民皆緣事力不能捍禦致有脇送或驅擄至今困居本土或旅寓遠邊師守保舉申宣撫司一面旌擢優賞其次雖未能立功而心在本朝有意懷來者各以原舊官職任使兵級弓箭手依舊職名收管民兵願歸黨者聽其間才力可用特與拔擢或有以前罪犯懷疑自危一切原貸或先前立功未曾推賞即特與推賞應陷番廢業失所者寬其租稅免其征役昨緣道路不通號令壅隔致遠方之民疾苦無所赴訴專委宣撫司講究措置並從寬恤遍下諸處官司施行咨爾有衆咸助朕心各堅奮勵之誠亟臻休息之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吳玠王彥闕思古獎諭勅書 朕乘歷運之中微方屬
方隅之多故兵塵數起邊氓屢驚永懷秦雍之區久罹
夷狄之禍暴骨滿野連城為墟興言痛心瞻望流涕或
資梟鏡之將屏此腥羶庶使創殘之民脫以塗炭卿世
家隴右氣稟山西攄憤噫于胸中憚威稜于塞外應奇
合變並施九拒之謀鼓舞爭先悉用萬全之畧潛軍合
舉并騎四馳折虜勢於方驕激士氣而復振茲為社稷
之衛良慰鼓舞之思然念歲月逶遲風霜侵薄勤勤雖
自于爾力咎責實歸于朕躬更厲鷹揚之師盡殲蟻附
之衆尅復疆土撫定黎氓赤囊之捷素傳功既在于廟
柘丹書之誓永固福自及於子孫各堅乃志式孚朕訓
十六日甲寅岳超及金人戰于宿遷縣 韓世忠欲攻淮
陽既到宿遷縣點選統制岳超統將卒親隨共二百人

為硬探時淮陽軍亦知世忠起兵金人知兵賈舍人都
統阿里也遣八千騎來宿遷縣硬探與超等相遇于中
途衆皆以本來硬探不可迎戰當復回超曰遇敵不敵
何以空回金人已鳴鼓起乃率衆衝入虜陣中出而復
入者數四金人乃退超等亦回有中傷者數十人然無
一落陣者

十七日乙卯韓世忠敗金人于宿遷縣擒其將牙合字董
韓世忠欲進趨淮陽軍城下令呼延通攔前而世忠獨
馳一騎使一把雪執信字旗隨之一把雪者其兵曹之
號蓋趨捷善走之人也令諸軍馬繼進見信旗止則止
見信旗麾則俱進步兵又次之通行二三十里遇金人
而止世忠於二三里間乘高坡以望通軍約三里許見
信旗止通馳至陣前出戰金人猛將曰牙合字董令通

解甲投降拜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曾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女真小醜侵我王略我、豈與爾俱生乎即馳刺牙合孛董牙合孛董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仗並馬以手相擊各抱持不相捨去陣已遠于是皆墜馬于坑坎中兩陣皆不知牙合孛董取范刀刺通之懷流血通搦牙合孛董之哽氣欲絕而就擒得官軍百餘相會遂回金人退去世忠大喜是時諸軍皆見信字旗以立不動統制皆率衆以進世忠曰吾旗未曾麾何以輕進違吾之令當行軍法諸統制曰立陣移時信旗不麾戰士氣銳欲以破敵違令之罪實不敢逃世忠猶決數人以示行法馬擴為沿海制置使 馬擴在鎮江措置事務也正月都督府劄子發遣馬將帶吳錫一軍并所部人馬赴行在

至二月為沿海制置使駐軍明州

十八日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韓世忠既獲牙合孛董

遂率諸軍至淮陽軍城下城守甚嚴城中街衢示障合以防尅敵弓矢淮陽軍舉烽報急是時金人有令受圍一日則舉一炬自夜至曉不滅受圍二日則舉二炬凡圍六日舉六炬第七日救兵至世忠遂回軍

李綱來朝

劉光輔圍光州偽知州許約以城降

王彥保康軍承宣京西南路安撫使兼知襄陽府 王彥

除京西安撫是時岳飛為京西北宣撫使當受飛節制彥昔為招撫使都統制新鄉之役飛違節度使彥欲斬而怨之以此引嫌祈免不赴

三月韓世忠加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淮東宣撫處

置使軍楚州岳飛加檢校少保武勝宣國軍節度使湖
北京西宣撫使軍襄陽府吳玠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
度使川陝宣撫使軍興州

四月韓世忠加少保及金人戰于淮陽軍 是役也韓世
忠請援于張俊不從王師不克而退

二十七日甲子賜韓世忠楊武翊運功臣

鄺瓊免劉龍城 偽齊劉豫以兵攻劉龍城將窺淮西劉
光世遣統制官鄺瓊襲破之盡俘其衆而還光世以功
加保靜節鉞

五月己巳高世則威德節度使醴泉觀察

楊沂中來朝

二十三日庚寅劉光世加保靜武寧軍節度使張俊加崇
信奉寧軍節度使于盱眙就城之 詔張俊屯盱眙軍改

授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以寵其行并命盱眙軍依山築
城右僕射張浚建議也左僕射趙鼎深不悅之嘗覽地
圖而歎之曰德遠誤矣雖不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民
也是役也興于盛夏版築於山之頂自下連土而上者
皆有日課人不堪其勞有 採料數十里間林木皆
盡民亦苦之斲掘新舊塚莫知其數有一塚舊傳為桑
相公墳發既徹有髑髏尚存長僅二尺乃知其為桑維
翰也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採築城之際偽齊有馬三
百踏泗州之境臨淮觀看移時而去

六月楊沂中進軍泗州張俊進軍盱眙劉光世進軍廬
州

七月劉光世復壽春縣

八月岳飛克鎮汝軍號商二州 是月也偽汝軍薛亨素

號驍勇岳飛以牛鼻當之臯請生擒以獻果獲亨以歸
飛大奇之

岳飛復西京長水縣

秦檜行宮留守孟庾行宮副留守 秦檜為行宮留守張
俊薦之也初檜於孟庾皆除行宮留守而同為觀文殿
學士庾以先除欲居檜之上檜曰嘗為觀文殿學士宰
相公叅政知樞密院事而已檜宜居上爭之不定奏取
旨乃以庾為副

王彥行營前護軍副都統制王彥自荆南所下也至鎮江
丁母憂志解官將收詔不允起赴行在賜金帶象笏除
兩浙西路淮南東路沿海制置副使措置防守海道畢
除行營前護軍副都統制

九月劉豫三路入寇 劉豫以偽殿前太尉府尹戶許青

臣權大總管府事以子麟領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
戶部侍郎行軍參議節行臺右丞領鄉軍等二十萬號
七十萬三路南寇東路由渦口犯定遠趨宣化以姪劉
猊統之一路自壽春犯合肥子麟統之一路自下蔡之
光州寇六安孔彥母統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六十九

二十五

勤志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
炎興下帙七十
起紹興六年九月八日癸酉盡十二月二十二日
八日癸酉車駕幸平江府
十日乙亥韓世忠來朝
王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經畧安撫使
至鎮江府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鄂州有旨候奏事畢
之任五月賜對復顯謨閣待制未至鄂改知荆南府湖
北路經畧安撫使至是到官治事
岳飛退軍鄂州
二十九日甲午劉豫入寇張浚至建康督戰
行狀曰公
渡江撫淮上諸屯時遣人自巫山回聞徽宗不豫又聞
欽宗所貽虜酋書曰臣近得宅信不
臣子痛切憤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

炎興下帙七十

起紹興六年九月八日癸酉盡十二月二十二日

八日癸酉車駕幸平江府

十日乙亥韓世忠來朝

王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經畧安撫使

至鎮江府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鄂州有旨候奏事畢

之任五月賜對復顯謨閣待制未至鄂改知荆南府湖

北路經畧安撫使至是到官治事

岳飛退軍鄂州

二十九日甲午劉豫入寇張浚至建康督戰

行狀曰公渡江撫淮上諸屯時遣人自巫山回聞徽宗不豫又聞

欽宗所貽虜酋書曰臣近得宅信不臣子痛切憤激

之情仰惟陛下處天子之尊 父兄之 聖懷惻怛情
切于中國不止卧薪嘗膽也時張俊軍已進凡疇昭三
帥鼎立而岳飛遣人入偽地至蔡州焚其積聚時虜與
俊力戰建康之行為不可緩上以九月一日進發至平
江公又請先至江上牒報叛賊豫及其姪祝挾虜未寇
公既行而遣遽不一公至江上知來為寇者實劉麟兄
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人寇已渡淮涉南歷壽春
逼合肥公奏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今士氣甚振可
得立勝若一有退則大事去矣上手書詔曰近以邊務
所疑事咨問于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略策料敵情條理
甚明非卿識慮高遠出人表何以臻此於是詔下諸將
始為戰計

侍御史魏玘奏論不當講和 臣伏觀魏良臣王繪歸自

淮甸亦有虜酋文字事意曲折不得與聞臣聞於傳記
有曰前車覆轍後車之戒又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靖康初虜騎既退大臣偷安不復注意軍事故時有不
理會防秋却理會春秋等語北虜再入河朔遣回王倫
督和議優游不決繼邀索重賂又復聚議經時迄今無
定賂未渡河而遊騎已次濟州故虜嘗語人曰所以索
賂未許者且令南朝爭議一兩月耳今者陛下奮發英
斷新御戎軍諸將進趨江上鬥志日銳而陛下復大開
言路包容狂直凡非軍旅之事一切停罷宸算素定施
設注措犁然當于人心臣仰料天意亦須助順滅戎狄
而復故疆寔係此舉願自睿斷立罷講和二字况朝廷
前此三遣使人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
須復專使尋好未有罅隙茲乃偽劉父子巧造兵端謀

窺江南初無和意使人未息國相報書来自近旬

覆轍

今大兵坐鎮天險援師艤舟上流精銳

無慮十萬彼偽劉虜掠為重全軍皆吾赤子人心向背
久當自携特重兵以持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
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十萬緣江而下吳之議者
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扶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
之軍更不順且夫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
得荊州水陸俱下此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
眾寡又不可及不如迎之獨周瑜曰不然操托名漢相寔
為漢賊今北方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
捨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

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遂引兵與劉備併力以逆操敗之赤壁今劉豫援虜以
叛視操孰順近日虜眾深入澤國視操孰強而岳飛在
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隳喪士
氣以受其弊非臣所喻也昔新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
折之有曰是吾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
之為却五里臣每讀此語不勝憤懣惟陛下為宗社生
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厲諸將力圖攻守庶有
再造之期臣區區識慮蓋止於此陛下于二三大臣熟
計而裁決之

十月四日戊戌王德鄺瓊趙四臣敗劉豫于安豐縣

是夜知壽春府孫暉又敗劉豫于芍陂 偽齊趙舉吳眾
侵犯淮南有吞江淮之志劉光世命王德鄺瓊等出淮

右以逆之由安豐歷芍陂敗謝亦舉于霍邱潰賈澤于正陽王羊逼于前於是賊之氣大挫

八日壬寅楊沂中張宗顏王偉吳錫及羊敗劉猷于定遠縣劉豫使姪祝自南口渡淮入定遠是時殿帥楊沂中被命聽張俊節制俊乃遣沂中及統制張宗顏王偉吳錫等禦之至定遠與賊遇王師力戰猷敗擒其將李亨十一日乙巳劉麟寇廬州間猷敗退走淮南西路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于廬州都督張俊約光世聞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僉書樞密折彥質助為之請遂檄光世退軍俊聞之大怒遣向子諲等督光世復還廬州麟以偽齊兵十萬犯廬州知劉猷先敗遂退走先是上親札付王德曰卿宜竭力協濟事功稱朕平日眷待之意故光世聽命追

擊至壽春踈而還橫屍屬道有赴肥水而死者

德受相州觀察使、制曰茲屬逆雖之猖獗首提銳旅以

蕩攘又曰凡蜂屯而蟻聚咸電掃以風驅是役也偽齊

失運車七十兩船七百餘隻歸正亡歿喪者大半喪器

甲偽交鈔詔勅洎金銀犒賞之物不可勝紀

叅知政事沈與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明州 沈與求為

叅知政事時督府治兵欲大舉與求弗聞與求曰此大

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除資政

殿學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十八日癸丑張俊楊沂中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王彥至行在 王彥以新除行營前護副軍統制至行在

也

十一月張浚還闕 行狀曰是時劉豫令鄉兵偽為胡服

于河南諸州千百為群向此間者皆言處處有虜又張大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十月楊沂中抵濠州劉光世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猷分麟兵之半侵沂中沂中大破猷於藕塘降殺無遺猷僅以身免劉麟拔柵遁走上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賊豫阻兵梟雉順夾淮而陣侵壽及濠卿獎率師旅分布要害臨敵益奮仗義直前箕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豪渠宵遁同惡自焚觀草木以成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笑談而成謝安淝上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效與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公還至平江府隨班朝見上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

十二月五日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軍

趙鼎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制置大使趙姓之中興遺史曰劉豫兵馬遁走張浚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及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帥請罷之上問曾與趙鼎議否曰未也上曰可與趙鼎議之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劉豫几上肉耳然劉豫嘗倚金人為重輕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故地可保金人不侵入乎如其侵入何以禦之且光世軍下統制將轄輜重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士卒懼而不安浚不悅浚見上請幸建康鼎諫未便遂罷鼎宰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張浚行狀曰公未至平江府趙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攝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戀

祇以叛虜相劫脇之以故雖有智勇無由展布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二三大帥者亦不敢偷安苟且之心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以分六飛倘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消灼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難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哉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寔無意于圖天下故也議者不過曰秋冬有警車駕難于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又不過曰及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為此論者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難乎其立國矣陛下欲深居臨安亦能以安乎上翻然從其計二十一日趙鼎遂知紹興府

折彥質罷樞密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劉光世在廬州乞退軍太平州也以書懇趙鼎及彥質而得之至是臺諫論列乃罷彥質簽書樞密提舉宮觀張俊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楊沂中加保成軍節度使張俊楊沂中以長樂鎮之功受賞故有是命長樂鎮地名李家灣者是也上親筆詔賜俊其畧曰卿議論持重深遠敵情兼聞挽強之士多至數萬人卿等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卿所部士卒精銳為諸軍冠聞之深慰平昔內外之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

邵隆復知商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
不詳其詳

不詳其詳

不詳其詳

不詳其詳

不詳其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一

交興下帙七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盡十五日丁丑

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車駕駐蹕平江府下移駐建

康府詔 詔曰朕獲丕圖于時一紀每念多故惕然于心

昨以盛秋載親戎乘露車于野率示四方屬叛逆之來

侵幸以時而克定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

尚隔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思惟厥咎在予一人

其敢即安遂忘大業思鼓士氣以恢遠猷惟黃帝以上

聖之君無常居之位周王當平治之日有于邁之師朕

於斯時敢率前軌將乘泰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

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 遺史曰劉豫兵馬遁走張

浚還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及言劉光世驕惰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二十一 七 魏志會
不戰不可為大帥請罷之上問曾與趙鼎議否曰未也
上曰可與趙鼎議之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劉豫
几上肉耳然豫嘗倚金人為重輕不知擒滅劉豫得河
南故地可保金人不侵入乎如其侵入何以禦之且劉
光世軍下統制將副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士卒懼
而不安浚不悅浚見上請幸建康府鼎言未便遂罷鼎
宰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而下移蹕
之詔

十五日丁丑詔賜李綱等 勅李綱此以逆臣嘯亂反易
天常陰導敵人投兵南向朕親行戎輅號令六師將士
協心八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
道酋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計
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

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朕將
屈己以聽擇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
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
好遣書指不多及李丞相綱對曰臣伏奉詔書以偽齊
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
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奏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
迹嘗備位于近司察臣迂愚有干慮之一得雖以罪戾
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
願臣學術濶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
萬一輒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
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捍之虜提兵南向倣擾淮
蠕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之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
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

士摧鋒俘馘保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誠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所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污腥膻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迹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聞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棋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衡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

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倘不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資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蘊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保守一隅以為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棋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寢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疇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則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征討乃為

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宜則當料
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
朝之所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
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
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
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于淮南
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
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
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
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
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
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來漸
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

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州縣上連下
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
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
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
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
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其費
等爾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
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
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
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
復京西南北路關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
路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

難合然在陛下聖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
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
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陳
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
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
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機會悔不可追昔劉表
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
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
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
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
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葉
街之誅强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是
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

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勢然後能制服中外以
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
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
博可以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鑿輿未復舊都
莫若權宜且于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
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
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
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
淮南仍詔建康守臣修宮闕治城壁立官府創營房使
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
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闕制
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
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

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于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困于重斂傷于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蕩必有結納未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新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為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之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

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概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者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疏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于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子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罪大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

不闢而日蹙將驕而難馭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
餘之積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
以成中興之業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近年以來
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
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術
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醫者之術業
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
藥以加病而已乎居無事小廉曲諫初似無過而乏濟
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
身而退以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于
國家陛下亦安敢取此大概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
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
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

間寇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
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
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
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
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
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
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
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
道路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罷于奔命
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圖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
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畫反前日之所為
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之立意後圖其功
如奕棋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誠陳其說竊觀自古創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七十一
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
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
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至高祖既得天下擊韓信陳豨
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
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路下河東
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幸措天下于大安此所
謂始于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足策可暫而不可久
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
時自南都退而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
而至浙江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
不知何所遠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
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
帥修車馬備器械恃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候時而奮

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之所謂上策莫如
自治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
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
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
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且猶
却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僭逆之國而自取辱無補于事
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
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來之不推誠以見信決
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
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
而徒為此擾攘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
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因中國
而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

復用此以僥倖萬一而已至于邀請二聖如侯生之歸太公則當在攻戰既勝國勢既強之後今無益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以一切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候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陛下方寸

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民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為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必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義垂于無窮昔高祖始終用蕭何太宗始終用房杜故能戡定禍亂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伯也伯者猶如此而况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

有置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未必有過舉而鄭公以為興衰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大業不難致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二

炎興下帙七十二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于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維體守文率循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異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賈復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君叅翊左右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謫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于自

進耻于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于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稿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

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侯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其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浮虛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繆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今朝嘉祐治平以前何其士風之淳厚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

已奔競爭進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願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為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後士風遞相倣倣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亦何補於事倘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訾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論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維于忠許國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

不大甚歟浚有浴日之功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借使遭謗因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夫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須覈寔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寔所誣人功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大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寔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也陛下誠能行責寔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也何謂愛惜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

志崇所以為之規模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
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財
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
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
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
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一區宇先主得蜀
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陛下臨御九年于
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
始不為之規模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
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政討防
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
悍之虜之所陵侮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
禹不費尺璧而惜分陰今日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

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模者凡所施為畫一條
具如立課程以此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
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期會使
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
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
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時不可失其在皮膚針
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雖有扁鵲俞跗
蔑以為矣此時之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于未
奔騰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鬥而鑄
兵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又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

其寔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糞糞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于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舉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成功歸之於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

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為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大功可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為戒之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于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嘗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此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而不雨或久雨而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政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

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熒白退舍太戊桑穀共生于朝而反于為祥陛下誠能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未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浙荆淮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費陛下智勇天資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鄙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

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近降親征詔書深悔建炎以來措置之失真盛德之舉矣然則今日措置安可復蹈前日之轍臣今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矣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于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室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于小雅蓋有文武吉甫顯允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室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

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于等倫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悔違去闕廷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葛藟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戒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召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于太宗臣雖魏鄭公之敢言然屏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常懼犬馬先填溝壑無以仰報盛德之萬一今者獲奉明問攄

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惟陛下哀憐赦其愚直取其拳拳之忠寔天下之幸于冒天威臣無無任惶懼戰汗待罪之至 謝表臣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旨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訓具上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思輝所逮報稱為難竊以詢于葛藟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思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艱難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讜戎羗肆於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咨諏當世之務如親訪華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

得良平之臣而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濶
疎憂患熏心志氣雕落夫何窳吝寡聞之陋亦與詢謀
採擇之間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臬囊之奏冀
陳乙夜之觀慙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疎通知體豈
賴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
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臣
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岳高深豈賴涓塵之助日月清
照但傾葵藿之心 秦丞相檜曰靖康以來和戰之說
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已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
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至當之畫為國者自
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為強亦不必力弱為怯宋襄圖霸
而兵敗齊湣稱帝而國破虛張惡足為強哉孔子以魯
抗齊而侵疆以復子產以鄭介晉楚而國猶大競力弱

何必怯哉若湯以犧牲遺葛伯文王以西伯事昆夷未
嘗虛張也為其殺一童子而征葛終一天下為政不獲
於上帝而伐崇終以致昆夷之喙未嘗大怯也其後漢
高帝出關曰吾欲復三秦故地而止耳何嘗曰我必強
盛哉策陽成臯之間百戰未休何嘗曰吾不復振哉又
如光武唐太宗戡定群盜鎮撫四夷時強時弱度議定
計皆務遠略若國家自金虜入寇之初但當與契丹故
地廟堂大怯遽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為夷狄雖欲
割棄而不可是大怯之過也其後虜人既退我師亦班
為金人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以變
前議聲甚美寔無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妄進
狂瞽令劉光世通書虜酋說其利害以為得地則歸豫

失亡則在虜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虜果退師豫
邀之東平百端虜言候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
下宣諭以為得之北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維漢海
州擒獲漢而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携酋書
歸諭以立國之體當明逆順助豫叛者得利金國何以
統衆疑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若淵聖割河
湟既非有堅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
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以所留三
使人來歸後所遣使施苟不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
太怯也今者賊劉豫陰導虜人提兵南向在朝廷當以
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狂虜則逆
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釁又賊豫
啓之我欲乘機以擊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

相敵強弱不足深較樊噲憤勾奴侮慢欲以十萬衆橫
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况今勢有未便臣前
奏乞安慰虜當所獲虜人令諸將通其虜長書明言止
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
國必明君臣之義陳恒作亂孔子請討之此齊國之亂
臣而魯不容况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失倫何以
為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撫虜人
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衆蓋知討叛之
不必太怯也虜人立豫諸酋皆不以為是以其為是者
意保河朔用豫以為捍蔽耳河南之地虜人必爭得河
南矣復中原之大半徐議河朔猶當以二聖為請臣前
奏亦已畧具果蒙陛下採擇則順逆之勢分人百其勇
是為攻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譬若藩籬宏

遠堂室以安是為守備之宜因所獲虜人厚撫存之彼各識所屬酋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是為措置之方便虜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得已彼豫衆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為綏懷之略若乃器械之良竊軍食之困饋禪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之知臣不敢臆說也迂踈無所知識惟望裁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三

交興下帙七十三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汪丞相伯彥對臣謹奉明詔而言曰蓋聞舜好問而為五帝之盛帝湯好問而為三王之顯王後之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業者不敢自有諮訪而漢祖賴良平之謀而創漢業光武用寇鄧之策而為中興吳孫權用周瑜之疏遂推曹操而有荊州蜀先主用法正之謀遂擒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斯皆用武詢謀之効也恭惟陛下神武默運禦侮却敵天人助順一舉而並靖江淮再舉而可復疆土而乃謙冲退託叅古酌今以善後計下詢舊弼臣顧念宿遇披露肝膽竭其餘忠精思熟計期補萬分之一輒效愚言藉萬全以為元老決戰以為

將軍相與問答以為陛下獻惟陛下優容而過聽之其辭曰決戰將軍問於萬全元老今天子之駐蹕三吳也蓋得兵家之三勢焉曷謂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國勢憑三勢而命將殺敵無往而不濟于時逆劉豫亂金敵濟師踰我之淮窺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禍之天意下慰厭亂之民心以帝德赫怒旗見泰一親總六師將士賈勇人倍其氣雷動颺發山搖谷蕩得氣勢也辨長江天險巨艦鷁飛一卒當江萬夫莫渡得地勢也辨其曲直知其順逆察其飢飽以壯擊老以生擊死以飽濟飢得國勢也以此三勢按甲江上時遣輕銳所向必克醜虜就擒者不啻千百簽軍投降者動以萬計勢窮力屈知曲之不可以敵直也知道逆之不可以敵順也知道飢之不可以敵飽也潛師夜遁寨幕烏集當此之時我

乘勢越淮而襲搃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乃躊躇淮甸疑慮未進蒙竊惑焉萬全元老曰嗟乎如若所謂也吾之所樂聞也方且圖之耳將軍之所謂知其一未睹其餘者也僕請為將軍略舉其凡而將軍必能索其至焉將軍曰唯唯願聞一二以發愚蒙萬全元老曰禦戎之要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守而備之不貴追也魯莊公追戎于濟西僖公追齊至于鄆聖人之於春秋皆書以危之且虜之奔北尾擊過淮可也謂宜遠追非也諸葛孔明曰未得戰地雖見大利不前說之未測彼情雖遇羸弱不進攻之賊無進軍勿進攻之設若我師踰淮而北而淮北生靈塗炭久矣人人懷歸如流離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雲霓奈何餽餉千里士有飢色若其略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若其飛芻輓

三朝士具會編 卷第一百二十三 二 董志會
粟則艱漕運之計本圖却敵以安群情無或動群情以
資敵未可急追以僥倖一時之功要當愛惜寸陰以圖
善後之計事稍前定舉而措之萬全之地蓋未晚也將
軍曰曷為善後之計乃曷為前定耶元老曰審攻戰之
利得守備之宜盡措置之方明撫綏之畧然後可圖也
曷為撫綏曰夫金敵所驅而戰者曰吾兩河之民十之
七九州之虜十之二狄人十之一烏爾玉兵少怨仇居
多從何取利吾能取彼怨仇而撫之則為我利矣投降
之簽軍就係之酋長既貸之以賜其類宜優恤以勸其
來者或給佃或與之田以養無祿之民或添差關員祿
有官之士其有智慮者其有材勇者寘諸軍中各隨其
宜而無失所之怨使兩河九州之衆聞之懷惠携持而
來歸但驅而之戰以夷狄攻夷狄利莫大焉不惟此耳

關中諸叛師右輩以不快于王似而去之孔彥舟以仇
嫌權邦彥而去之初非本心倘能遣使間道以往諭上
德意而後以恩施之俾其自效彼將銜恩感義幡然改
圖領所部而獻虜俘于行在矣李成徐文輩於是乎知
齊之不可以庇身也氣喪膽落朝不謀夕亦將悔過効
順請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將斬首而來獻矣所謂明
撫綏之術大概如此曷謂措置曰恢復之計不患逆劉
之難除患金狄之未哀不患金狄之未哀患吾措置有
緩急緩其所急則圖成長久之功急其所緩則効見目
前之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可不慎乎夫立國者莫大
於形勢得形勢者制人失形勢者制於人昔李希烈欲
破壽春以趨江都張建封固守霍邱以精兵遊擊而希
烈為遁形勢既得卒保江淮符堅東略欲泛長江謝幼

三朝士野會編 卷第一百七十三 三
度以八千之兵阻淝水而陳破符融數十萬之兵棄甲
宵遁於是遂由渦潁經略舊都周世宗用王林之策下
江淮屯兵渦口以克壽春取淮南十有四州以為界豈
非得形勢今日之計莫如屯據淮甸置師壽春而真揚
廬濠於文武臣中擇才能守之以籬落江表夫荆南大
州也北窺中原東瞰江表三國必爭之地吳不得不能
為吳蜀不得不能為蜀魏不得不能為魏為今日計當
軍其要害以為吳越之屏以蜀為巴蜀之防夫三秦四
塞之國二蜀轉漕給軍之地昔秦恃峭函褒隴之險以
囊括四海漢高祖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以有
天下今也二蜀僅存而三秦已失為今日計當固蜀復
秦以為先圖是宜申命都督下令荆襄戒嚴警備常若
寇至飛檄川陝蓄銳控弦觀釁而動以為犄角制勝之

勢使彼欲南顧則右有西師之可虞欲西寇則左有王
都之可慮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緩者也所謂畫一措置
之方其概如此曷為守備兵法曰有餘則攻不足則守
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
之秦師不能久此善守也楚為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
還此善備也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鄆人次郊
而不戒莫敖小羅而無次皆守備之不謹也為今之計
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可也無恃敵之不可
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修明攻具收用才能推誠以與使
樂於用命悅以役人使久而無倦召募戰鬪之士守險
淮濟激厲士豪之雄益寨泗水遣間諜以察其情狀廣
耳目以伺其奸詭經理殘破之邑勞來歸業之民恩信
號令以結人之心信賞必罰以盡人之力理財以給犒

三朝士品會編 卷第七十三
士營田以助兵食補苴罅漏以為他圖所謂守備之宜其概如此曷為攻戰曰兩軍爭雄伐謀為工其次知彼知此可以取勝要在料度人事料量衆寡審方圓勝負之勢識勞佚淺深之謀見可而進知難而止因利乘便合變應權而為之以此攻戰何往不濟所謂攻戰之利其概如此雖然於斯四者又為先後之序然先明撫綏之畧然後可以語措置之方識措置之方然後可以語守備之宜得守備之宜然後可以語攻戰之計於是子乘天時擇地利因人和振旅電擊諸路響應躡轅淮汴蹂蹈濟鄆憑軾而復偽齊之城橫趙魏雁門太行而傳檄乎燕雲之外于以奉迎二聖定亂中原於鑠中興可不務乎中庸曰事前定則不困而又何急焉將軍曰蒙所謂悉聞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當坎又聞戰以氣勝朝

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以其朝氣擊其惰歸此不可失之時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蟄之致螫顧元老圖之元老曰不然鷲鳥之將擊必匿其形猛獸之將搏必伏其身兵危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卑以驕我佚以勞我彼殆將以誘我也昔楚威王侵隨行成而歸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侯將追楚師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庶免於難於是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今也敵人潛師而北必盤薄徘徊豪壽徐淮之間幾請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聲東擊西攻吾不備出吾不意而出沒於荆襄之間睥睨楚澤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為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進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以奪其後則將奈何與其急於目

前之進奔不若修政以為善後之計曰曷為修政事曰若所論者是也雖然修此四者又有本焉書曰民為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當知今日地之蹙狹而有以擴其不忍之心察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愛戴之心軍需之費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于民者詔令丁寧當惜民力使官吏無黃緣為奸之弊田廬有樂輸不厭之勤內之遠近衆帥三軍上下相與一志外之兩河遺民九州舊俗相與并力為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塗之人多存不義偽齊之心去順効逆虐困其民棄民久矣棄民則失助矧前日之舉起意於逆劉金敵為助得利則歸功金人失利則為劉賈怨淮甸之役既不得還所喪又多自雍偽齊取疑於金敵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以舉事則於戰何益孟子

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誠能孳孳於四者早正素定然後奮威諸路連衡以進決有成功若使徒知目前追擊之利未知善後之大計也言未卒將軍嗷然改容惘然自失遂巡避席再拜稽首曰隄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圖今日發醢雞之覆廓然識萬全之策也將軍既退元老三復沉思視倏忽而無見聽嗚叱而無聞若戴雲氣乘虛無浮游乎寥廓如見箕子告之以為武王陳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之所論雖得於千慮而寡聞淺見昧于事機未可以為確論請獻諸天子叅知羣策質諸廟謨而斷自神筭庶幾其可也

元老于是如夢醉覺醒仰天而嘆曰亶哉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僕不得而容其味矣李泰政邴對伏以逆臣劉豫敢肆奸謀外引敵師稱兵犯順神人共憤天地不容陛下神武維揚神心獨得統率銳旅前駐大江股肱協謀將士賈勇曾未決旬累奏捷音虜勢即窮潛師宵遁天聲大振國勢遂強中興之功屬在今日猶復曲垂清問俯逮舊臣蓋將總衆智以為謀庶幾無片善之不錄臣恭惟聖訓條畫如左戰陣之利有五一曰出輕兵二曰務遠略三曰儲將帥四曰責成功五曰重賞格何謂出輕兵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由關陝以窺河東由河東以窺河朔則京東不取而自歸故曰關陝為進取之地有淮南則外可以捍東京內可以保江浙故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

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得以一方而拒我淮南雖利於保固然不用命於關陝則彼得併兵而南下二者固相為表裏者也前日遣大臣經理關陝誠是然未嘗用兵於京東以分其勢故彼盡銳以挫我今淮南之兵既捷矣而關陝之圖尤不可緩或曰曷經由宿泗以取京東耶曰由宿泗必用重兵今大將統重兵者數人皆曰所恃以為根本若輕而襲之賊境萬一有失利將不可復用然則遂置而不問耶曰非然也今偏將中如牛臯王進揚圭史康民皆習京東風土熟其人情知其山川險易臣以為可各配以部兵三五千人或出由徐淮揚或出由宿泗彼土之民固吾赤子也懷累聖德澤涵養之久厭偽朝殘虐不道之政必有應者然後因其豪傑俾其自守因利乘便進取京東可也

勢有未可退保江淮可也則我輕兵得以擾敵彼將奔命之不暇而自困矣是謂我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何憚而不為乎何謂務遠畧用兵京東以牽制陝西用兵陝西以牽制京東固然矣陝西失地之後其何以復之曰因其勢而已光武以二千人敗尋邑百萬於昆陽虎豹皆股栗而却走勢之來也符堅以百萬屺於淝水聞風聲鶴唳以為晉師之至勢之衰也前日金賊強盛天下莫與敵而我顯然怒彼以與之角彼不得不盡銳於我今虜驕甚憫然而輕敵之心是我潛形匿勢示弱用奇之時也願詔關陝諸將毋張虛勢毋競小利蓄養士氣乘間阻險務其小勝不必大勝也則馴小可以致大勝矣要之毋顯與之角而已然則朝廷前日遣大臣如何曰固嘗遣之也選任陝降之權生殺賞罰之

柄此大臣之任非將帥所得預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關陝土地沃衍士馬強壯形勢利便號為金城百二他日復五路國家自當循秦漢之舊遷都長安今日遣大臣非獨牽制京東亦可以為後日經畫也方今大臣如呂頤浩氣節高亮忠力慨然李綱識度宏遠威名素著必自簡於清衷願陛下以二人者擇其一起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臣因論兵而及大臣非所當然然陛下詔臣以君臣無間則臣有所懷其可不盡陳於陛下哉何謂儲將帥今日淮南摧鋒陷陣之士亦前日所用之軍也何勇怯異耶蓋由陛下以身率之耳以此知強弱無定勢勇怯無常形惟人所為而已今諸大將下豈無智謀忠勇之士以馭衆統師者乎蓋用之未盡其才故未有以見於世也陛下即位之初韓世

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又今有吳玠岳飛者出矣但多得此數人參錯內外更出迭入何患兵勢不強哉臣願詔大臣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授以廟略使當一隊無煩隸於大將矣則諸人競奮才智出成熟名為岳飛吳玠之儔也何謂責成功常人之情莫不欲成功之在我勢有所壓則憤然不滿大將爵位已崇勲名已著難相統一今用兵遣將可授以成筭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昔晉遣祖逖過江經略中原敗石勒復河南功垂成矣而晉遣戴若思權節據其上流若思雖有才略而逖實不厭也因發憤而死前功盡棄臣嘗嘆息於此可為萬世深戒何謂重賞格曰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臣願因此詔有司預

定賞格以頒天下小功則固不論也謂如得一邑一城一路一百人長千人長萬人長之類及近上首領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人人知我有是功有是賞罰勸於用命矣昔漢高滅項籍最後楊喜等四人各得籍地以封夫滅者良平之謀信誅之力也豈四人能知適會其敗亡而殺之耳高祖封之如此其厚蓋示天下以不私所以勸後用命者也况此出勇力以成功名者耶然則設王爵以待其功者不亦重乎曰果有是功何為不可唐郭汾陽李臨淮是也粘罕強盛孰與祿山之亂二聖播遷孰與川蜀之狩駐蹕江左孰與靈武之立是今日事勢尤艱於唐也第未有復中原之功效果有之何愛於王爵哉守備之宜有五一日固根本二曰習舟師三曰防他道四曰講遣策五曰列屯戍何謂固根

本夫建康古之建國山川盤踞漕運便利陛下欲圖中原必駐蹕於建康此不易之論也則江浙信為根本矣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是何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興十萬之衆深入敵境未能夷一城蹶一將而我已騷然坐困矣民賦固有常國用固有經未知國家何以給之此必窮民之力而後可也瘡痍之後果能任此乎故曰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者此也然則遂不進取乎曰臣前所謂遣偏師更出徐淮以擾之是也否則尚有說然晉之遣祖逖也給兵三千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屯於淮陰始鑄兵器得二千人而後行其後既斬張平帝嘉其功運糧以給而道遠不至是兵器與資糧皆不取於晉也卒能勝強敵是河之南皆為晉有乃知古名將

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捨是則無以為也誠能慨然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其進取不為虛內以事外則夷狄不足勝中原不足復苟未有斯人也則前者輕兵之說為不可廢是謂進取堡固兩得不貽後患者也何謂習舟師臣伏見朝廷云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守臣經畫未必如期而辦今既以長江為險則操習舟師乃今日之最急務臣聞某州某縣各置水軍五百名以橫海為名而未見其他措置也漢有伏波下瀨樓船將軍之號習水軍之名也臣乞倣古之制創建此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昔曹操望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息而去則舟師之威望之足以威敵况其實可用耶臣又聞之海

民船舶不動數日則生水虫能蠹爛船底則無事之時
又當為教閱之法每若干日月一教而寓勸懲之法既
以習戰鬪亦以利舟船也何謂防他道已酉之冬虜人
自金陵渡江實緣吾本為避賊之計上下莫肯固守彼
得以堂堂而未及其遠也韓世忠以舟師過於江上相
恃累旬幾獲其首帥彼虜掠雖多亦不得謂無所失也
去冬淮甸既不得歸諸將輕兵迭出奏捷係道情見力
屈潛怖而遁則虜人自用師未有如今日挫衄者臣度
他年金寇懲創今日之失未必不由舊轍必先以一軍
來淮甸為築室退耕之計以緩我歸然後由登萊泛海
以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北以出吾右為
多方以誤一處不支則彼得志矣淮南之師雖陽為築
室返耕然沮洳之地其勢不能久淹將來固不足慮而

此三途可為深虞著臣願預為左支右梧之策使不出
吾所料彼雖出奇吾預知之固不能奇矣何謂講遣策
兵之形勢無窮故巧亦無窮守備之具切意有未經講
畫者昔賀若弼之攻陳也積荻於岸與舟同色陳人習
見不以為疑其後萃舟以來而陳人不覺也此彼攻之
詭計而我不知也魏人伐吳也吳人以車張席為疑城
自石頭至江一夕就魏人望之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斂兵而退此我守之詭計不可知也古法雖不用於今
緣此數推之必有可預備者願招臨江守臣凡所設奇
以誤敵者皆預為措置寧設而不用事至而無備則無
及矣何謂列屯戍曰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者非一
譬若一身必有要害之處咽喉心腹是也今沿江州郡
孰為心孰為腹孰為咽喉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

功多矣臣願差次其緊慢最緊處也軍若千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宜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習熟土風人情相諸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如福建本因范如為作過屯申世景福州今福人安之惟恐其去頻年福建盜賊不作未必不緣世景彈壓之故也雖沿江與福建事體不同然人情豈相遠哉措畫之方有五一日親大閱二曰補禁衛三曰訂使事四曰講軍制五曰降勅榜何謂親大閱竊以陛下親總六師逐却大敵此蓋用高祖馬上治之光武身定大業之說其效既如此自今尤宜練習武事自古帝王皆有講武之禮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在詩則車攻吉日在春秋則大閱蒐于紅是也當承平時且不敢忘武備今日尚武之際豈可曠而不舉乎臣謂諸將練

兵異於曩時其挽強蹶張擊之技習熟既精且屢經出入能趨走耐勞苦陛下誠因秋冬之交具軍容閱廣場會諸將明三令五申之制觀坐作進退之節取其才藝絕特者或賚以金帛或加以官爵以激勵之則將士感悅競勸其勇氣自倍於平時矣何謂補禁衛李德裕有言曰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北軍者今之禁衛是也內以嚴衛九重外以鎮服天下其勢莫重焉建交以來此輩更番上下往復千里頓踣道塗遺棄老弱小人不

知忠義大節或有愁嘆形于言色明州泛海之役亦稍喧譁當時聚其儕類出于諸州指使其實疎遠之也自茲禁衛愈益單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譬如蛟龍不假風雲波濤之勢而自托於山林失其所以神矣古者天子自將兵韓信謂高祖能將十萬韓愈曰北軍

千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是也今陛下自將之兵幾何人哉若曰昔日曠情不為用喧悖不循理是可廢也嗚乎是不幾於因體而廢食者歟甚不可也臣願陛下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精補禁衛之缺增訓諳練之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天子益尊嚴國勢益安強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豈有尾大不掉之患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四
交興下帙七十四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講軍制今天下因循舊弊可革者衆矣至甚最甚勿切於事者軍制是也今諸州係將兵用虎符調發者樞密院之兵也不隸於將兵者州郡之兵也二者不為虛設獨所謂兩軍者臣不知其所謂也夫習擊刺攻戰射履行陣固兵矣擊肩輿供技巧服廝役又兵乎令自一州守以下至宮觀里居之士皆破兵為白直兒占私役詭名重叠其弊百出皆原於廂軍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不下數百人衣糧借請之費一路一歲不知幾千萬齊民之困國用之乏此其一也臣不知廂軍自何時有之蓋自井田之制壞至隋而為府兵至唐而為衛兵

至開元而為彊騎至五代而為方鎮之兵也隋唐軍制至五代而弊極五代軍制至今而弊極而廂軍者又特甚者也曰然則固可廢歟曰今侍衛步軍司所領固不可廢為州郡在所識仍先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以禁軍給使外其備合破廂軍何以伏之五季之前不羗其明之置今日所謂備從者耶倘計一廂軍一歲衣糧所費幾何以其合破之數給三分之一以畀之使自備人為散從官以役九州郡倉場庫務三司之人屬遣募人以充分大小以制其數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然後其所存歲額衣糧之數盡募禦軍專習武事則名實相當而禁兵愈增國家不至用民賦以養無用之人矣曰然則安復遽廢之乎曰取其少壯願充禁軍者改刺老弱而願為民者聽從其便其餘姑仍舊俟之數歲亦無幾

何人矣第招而已如此則人情順適公私兩濟庶乎其可行也何謂訂使事金賊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私好為言且和且戰卒用此術因契丹及中國集貪憚狡猾如豺狼然志於吞噬而後已此豈可以口舌得其要領也哉和好決不可恃徒費我金繒疑我師旅而已然以二聖在彼有不可遂已者以為禮當然而行之可也謂其可以和好非也朝廷姑以餘力行之耳前日遣執政侍從繼往未復命而兵涉境矣此可為戒然既以餘力行之亦不可無所考據自靖康來國書往返多矣至渡江盡失之自建炎來國書或出于執政或出于翰林學士其副本皆未嘗付有司其詞意之輕重信幣之多寡使人之官品與夫往來之語錄皆不可考每欲遣使朝廷旋為措畫紛紛旬月妨費機務豈所謂以餘力行之

者臣願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專掌其事或正
 或右使領之志哀前後行遣之見存者稍加類次使有
 條章其有未盡未便得以參訂當遣人舉成法而授之
 可也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何
 謂降勅榜古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劉豫父子僭叛
 理必滅亡然猶外假兵威屈強歲月昔漢高祖數項羽
 十罪唐高祖亦暴王世充之惡偽齊固不足比數然兵
 家有所謂伐謀伐交者臣謂宜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
 曉諭江北士民使知天地之大不畜僭迹與夷狄共事
 者必速滅使吾民曉然知豫之不足恃也則回心易慮
 者多矣或恐勅榜大重有傷國體則止命大將為檄書
 朝廷定本頒下而用之亦何傷哉綏懷之略有五一曰
 通德意二曰先賑卹三曰通關津四曰選才能五曰務

寬貸何謂通德意劉豫竭中國之力以奉夷狄橫征苛
 斂斯民怨憤痛入骨髓特迫於金人之勢強服之且登
 萊沂密充山林深阻豪右大姓自金人入寇以來各聚
 徒黨緝為山寨以自保固今雖累年偽齊暴虐如此勢
 必有未下者願招募有心力熟於山川道路與其豪右
 大姓舊曾相識之人與之符信密相招誘諭以德意倘
 以一城一邑一寨自歸率以等第優加爵秩其有顯然
 立功不次旌異得以高爵使吾民備知今日朝廷招徠
 之意未嘗一日而忘山東也雖未見有効他日行師入
 境響應者衆矣然應募之人虛實難辨今遣數千人不
 過捐十數枝尉誠信之名耳信其還報委有効驗別與
 賞典大抵軍事尚謀賀若弼平陳七策當時以為神奇
 自今觀之僅若虛言卒用此以取陳今既與敵人爭勝

負苟有可為而無甚害者皆不可已也何謂先賑卹自渡江以來中原士民流寓者數年之後各曰著業不須復為經理第今日以後恐須措置前降指揮淮南避寇士民有官者使權攝無官者給糧盡一月止此深得撫循之道願倣此意別為親制應自江北歸民來歸者有官人保驗無偽冒或量給口券或許以權攝或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不能自存者今泇江州郡擬截寺舍官屋與之居止亦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乃止昔東晉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又置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改為南兖州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今雖不能如古僑置郡邑處流人但使沿江郡安舶賑卹示朝廷懷撫之意亦古之遺制也何謂通關津中原士民自遠而來道塗險阻盜賊剽奪

飢寒奔逼艱苦萬狀能自達者無幾理當優卹願勅淮南州郡約束泇江地方人遇有來歸士民即時報所屬給以行由遇到江口官司驗行由先次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不得邀阻其有因而乞覓錢物比常法外稍加重斷官員失察覺停仍於境上出榜分明曉示庶使江北士民易於歸附無不達之虞何謂選才能前後來歸官吏衆矣朝廷嘉其忠順或賚金帛或與差遣或進官秩既以示朝廷德意之厚然未聞有所任使也古者多用敵國之人以成功袁紹謀臣許攸來奔曹操既足而迎之曰子卿來吾事濟矣卒用其策以滅紹李愬得李佑不殺卒用其力擒吳元濟夫敵國之人尚待以不疑賴以成功况吾人耶臣謂官吏來歸者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願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安知無許

攸李佑之人耶如此非獨廣招懷之路亦收其功用之實矣何謂務寬貸陛下每有詔令必念江北赤子陷於夷狄不能自拔哀矜惻怛若疾苦之在己此帝王之盛德也然臣下未必能廣陛下德意而先布之疆場之上不務招徠專務殺戮是陛下憂勤於上而德意未昭于下也昔晉羊祜與吳對壘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有略吳人二兒為俘者還送其家後二兒父率屬來降吳人皆稱為羊公而不名也後卒以滅吳然則欲取人之國者必先有以得其民之心豈專事殺戮哉敵國且如此況吾人乎臣願勅沿淮守臣令其知此意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剝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一皆寬貸俾洗然有更生之望則來歸者衆矣臣既為陛下條畫戰陣之利守備之宜措置

之方綏懷之略矣然臣區區願自獻焉曰增修德政而已孰為德政曰事天感民任臣擇才者是也蓋德政修則前日之所陳皆可以立致德政不修雖有戰陣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雖未能有濟也臣聞上天之於人君猶慈父之於愛子職修則慈父之心喜君道備則上天之應順閨門整肅上下雍睦而家道興焉父子之情得也兵革哀息內外樂康而國祚興焉天人

氣貫日不旋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其後滕康上疎謂
當時無人為陛下道此者大合聖意謂有諫臣之風亟
擢康為執政臣於時政記中具書其事此非陛下至誠
畏天樂聞盡言以裨已闕而能之乎臣伏見今年正月
朔日有食之雖非正陽之月然其餘月為變亦大正月
朔古謂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西漢嘗有此
異鮑宣曰小民正月朔尚懼毀敗器物何妨於今日虧
乎其後漢以哀亂此其可不大畏乎術家謂日食各分
野五行志雖有此說然孔子書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應
多在人君劉向備論之矣大抵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
象天意專以戒人君今僭竊名位與夫夷狄犬羊之君
豈足以應天變天意陛下臣願陛下修曾中之誠以應
天兢兢焉勉焉發一言施一令慄然若上天之照燭

其上也至于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皆前世已行之事
固不可廢苟無誠意以將之亦虛文耳傳曰不精不誠
不能動人而況於動天乎人子能改過慈父必喜人君
能修德天意必順此不易之理必至之符也陛下德與
天合則變變自除福祥自臻年穀豐登氛祲消廓何戎
狄之不可攘中興之不可興乎臣伏讀親征詔曰不敢
復蹈前轍以貽江浙赤子屠戮之禍臣惻然歎曰此陛
下之誠心也前日避狄誠不能已然吳越之民受禍極
矣今陛下神武赫怒親臨江徼號令諸將以却醜虜非
獨吳越之民得保其室家安其生聚雖遐荒僻陋之地
莫不怡然安堵若無事時感民之大莫逾於此然願陛
下推廣此意因策勳之際引前日之咨告謝天地宗廟
且諭之於民曰使吾赤子室廬焚蕩老弱殲夷者朕之

過也他日敵師至誓親率諸將併力捍禦期於保國民
知陛下誠意如此庶忘前日屠戮之禍而殫更生之望
矣臣又聞人君之待遇臣下固自有道非獨用慶賞刑
威而已或者乃以爵祿賞罰為人主之大柄臣竊陋之
夫賞罰所以待中才之人非所以待豪傑之士與有道
之君子也蓋希賞而赴功與畏罪而不為非者中才之
人耳若夫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合於義則進不合
於義則退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爵祿不可得而榮也刑
罰不可得而威也人君欲大有為於世而不得豪傑之
士與有道之君子亦不能大有功於世也自古興王之
世必有佐命之臣心德同而無間精神會而不疑若子
房之於高祖鄧禹之於光武孔明之於先主房喬之於
元宗豈待爵祿誘其前刑罰驅其後然後之為畢力也

哉亦誠意相與而已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可與之存
可與之亡生為宗臣沒配清廟苟無誠意以相與而徒
用區區爵祿刑罰以為重輕則子房孔明之徒尚安得
而用之故臣願陛下待遇大臣先誠意而後名分先道
德而後爵祿君臣相與懽然都喻吁咈相得于言意之
表功何大而不成事何難而不濟危疑何自來諛慝何
由作君臣俱享安榮則功烈高乎當年聲名流於無窮
矣臣又聞人才不能同所用亦異世平則用法理之士
時艱則用超卓之才伏見比年用人求之太精責之大
條纖痕微累必遭指摘曩愆宿負不見洗滌至有因用
而反見斥被召而不願行者此何理也古者斬祛射鈎
之人猶且不廢況其餘者哉漢光武英雄之主也詔曰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受駕

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故必能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信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弱齊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由漢魏二主觀之則人君欲超卓之才以濟大功非濶畧細謹不可也曩在仁祖時元昊背叛西鄙用兵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可勝數其才苟可用者莫不成在雖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仲淹亦躬為詭特之操以振起之今視仁宗時為何如而必欲求全備于人也傳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顧其身之不能邱何暇語功名之會哉臣曩侍帷幄屢聞聖訓丁寧及此嘗歎聖度寬容真英偉之主也而臣下不能將明聖意迄今猶然臣願如漢魏下詔以諭群臣使群臣曉然知聖主所以用人之意不在于求全而在于赴功也安知不有奇謀異能之

士自拔於流俗而出為世者哉天意順于上民心悅于下有道之君子以謀國體有超卓之奇才以赴功事則人君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臣前所謂德政修則所欲無不得意德政不修雖有致治之術猶未有能濟者蓋謂此也臣智識蒙陋才力綿薄頃蒙異知擢在政府勲績不效退領祠宮方陛下焦勞暴露躬臨大敵而臣安處家庭坐縻廩粟不能先士卒冒矢石效一旦之命臣獨何心每竊愧歎今承明詔下逮敢不竭盡惓惓之忠惟陛下矜其愚而擇其當焉臣不勝幸甚干冒旒宸無任惶懼隕越之至謹具錄奏聞謹奏 張昉政守對伏奉詔書以却敵之切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方略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表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過成湯之好問不問遐邇務聞至言窺

意之德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病
瘵久哀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者
盈庭不敢枝辭蔓說廣古今以煩乙夜之覽姑為論利
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謂虜人既適當追奔逐北恢
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
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
未能深固得人民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
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
矣措置失宜則不能守脩守脩不固則不能攻戰不能
攻戰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
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
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之序也臣請臣指
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

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
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鄂岳荆南要害以處之
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之相通號令之相聞有唇
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
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
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有
一人稱病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
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棋布
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務知使令悉由于朝廷之權
用以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
屯諸路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
所患者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于
東南轉輸未嘗以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以餉淮西荆

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諸官司名目占留私自賣販州縣置造尋又奪之故每以乏船為患而漕運不能辦也宜下諸軍根刷見在之船悉歸漕司仍諸路各造一二百舟各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漕司諸州縣間諸朝而痛懲之錢糧既無乏絕之急然後特降詔書戒飭將帥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于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復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自闢生靈自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更定候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兩河可以傳檄而定偽齊可以

析筭而答強敵可以固保江北可以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畧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秋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入江浙如曩歲之謀也今既挫辱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攻戰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為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爾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也皆書生常設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二端之為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

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祿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勿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雖其才分而俾得盡效其力信賞以勸其功不以所喜而予之必罰以治有罪不以所惡而奪之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 顏黃門政對臣政二月日己時急遽到福清縣正月十五日賜勅一道臣謹拜跪而受臣仰荷聖德不忘下問臣不勝愧懼之至臣竊觀聖語有虜勢既屈又為善後之計可謂委曲預備矣如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令臣竭愚條具在前件四事者臣謹按攻戰之利在擇賢將

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則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略則在軍民各安業也聖問曰攻戰之利臣謂在擇賢將者去年九月狄人遽來未知其賊來者厚薄皇帝陛下親總六師按甲江上可謂決于聖斷矣或將帥皆奮命往前旋以捷音每日而至虜遂遁去臣望陛下今而後益擇賢將之分兵而任責如此則盡善矣聖問曰守備之宜臣謂在賞罰者沿邊臣僚見今盜賊既知疆界頗 我之戰士有才有勇皆無所施雖欲遷轉而自無得將帥臣亦安閑自樂臣謂自今朝綱更宜賞罰激其衆心俾肯振職則守備諸事皆不足慮聖問曰措置之方臣謂在號令不妄動者衆口之家或遠或近皆欲安逸若統三軍者措置不當則人皆怨咨嗟歎其不得所矣故措置正賴號令分明可賞可罰如小隊大

旅昔日所被其禍甚安臣更願陛下明降指揮自將而下至隊伍什長皆得措置而不妄舉而軍衆之心皆忻快矣聖問曰綏懷之畧臣謂在軍民各安業者軍伍之情一等則軍民皆欲安靜也其間不幸身屬賊者秋衆貪彼財利逐之不及既未歸我聖朝雖當時臣僚議論不同臣願陛下將此曹一例收之或亦如舊分于寨使各安業如此則綏懷兩便也陛下自臨安親征至於平江又聞聖意欲至鎮江建康百姓求安營生相隨不舍臣願戒約所在州縣而不擾之使有生理此乃臣之所見也前件四事臣自謂可行雖愚甚如此臣冒聞聖覽有虛已擇善之語臣亦不揆輒敢無隱望陛下更存念之臣在昔曾觀宋庠所贊尊號錄其言曰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臣意欲因今事為陛下暫改之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臣望陛下不以臣愚戇率爾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則實宗社無疆之慶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五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災興下帙七十五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王叅政絢對臣向蒙誤恩除帥浙東黽勉任職幾及周
歲去秋偶以哀疾瀝懇被誠乞領外祠以休疲憊仰荷
聖恩矜從免以罪罷謁來浙右寄居崑山席未及煖虜
騎侵犯承楚戎輅親行蘇秀釋耄延頸歡呼爭覩天日
臣于斯時屬以哀羸屏伏異方不得同羣縣官吏班迎
道左以望厲車之清塵臣之私心死且不瞑臣竊伏念
顧以非才仰蒙拔擢叨與政機日侍帷幄親承睿訓眷
待優注顧非捐糜不足報稱今雖閑退忠不忘君豈敢
自後畎畝之民生在今日備禦之計夙夜疚懷私自惟
度藏于曾臆念欲獻而未敢方此愧憤不知所為今月

十六日戌時准尚書省紅字皮筒遞詔書到臣臣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臣竊位素餐已成罔効分當擯亦不足收采敢意聖慈尚賜紀錄曲垂詢問猶不棄遺伏讀之際戰灼隕越汗浹涕零不勝感激愧厲之至伏讀詔書所詢攻戰守備措置懷置綏之策皆軍國之先務廟堂之大計臣雖罄竭何足以奉承雖然臣豈敢隱奉遵明詔謹竭愚妄之說攻戰之利臣愚以謂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臣愚以謂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臣愚以謂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畧臣愚以謂莫若惠吾民按其畫一如後一臣所謂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一戰之項氣有作竭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是一日之間氣有銳歸矣去冬虜騎遽至侵軼疆場東陷承楚西掠濠壽曲之在彼

人所共知如此其甚所以我軍憤怒人百其勇直向無前至于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如于明詔之所謂者臣聞新春以來捷音屢傳市井閭里畝畝藪澤人民和氣相接更相告語攸若更生人人使有安堵之意茲實廟社之靈國家之福而生靈之幸也然臣竊有說者士氣憤怒十旬有餘非特一戰一日之比其氣豈能常銳而不衰哉又况屢勝之後將佐士卒志得意滿其氣稍平而其怒漸釋矣使敵伺隙而乘之則今日之勝安知不為他日之負哉此最兵之大忌也臣所以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正謂今日新捷頻勝之後長慮却顧所宜素講者也臣願明詔諸帥各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講習遠斥堠厲兵秣馬常若寇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申嚴約束更迭救援無敢蹉跌擊東則西應

擊尾則首應不約而動如十指揮頭目朝廷且復以時濟師張大聲勢使前顏行知後必繼至而智勇後繼顏行深入而先爭如獵豺虎如救焚溺以此衆攻攻何不克以此衆戰戰何不捷倘或留兵寡火敵兵未至委人而去則不若留兵之為愈又或留兵雖衆士氣惰人不思戰志戒而易擾弭俗而易犯兵數徒多雖謂之寡弱可也何足以為固哉又臣觀狡獪不情陰戾很賊金虜常態安知今春之遁不為今秋之復來乎伺探所得可喜之耗安知非彼揚其虛聲疑吾戒心怠吾士氣以肆其奸譎之謀乎臣竊計六師順動饒軍犒師賞賚之數費倍他年昔伍員欲病楚其謀以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歸以罷之多分以誤之今我不動煩費若茲臣竊謂虜情詭詐隱情難測安知其計不出于此

是東據承楚而不動西掠濠壽而不居去則標掠驅虜復歸巢穴我來則去我去則來此風漸不可長所宜深講攻戰之策預備再至之謀使異時雖欲為此而不可得則攻戰豈可遽而已而士氣安可不作哉臣故曰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此也一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臣所謂固淮甸者非謂直以淮甸為邊陲而無事于中原也國家大計理有先後勢有緩急固當條理而行觀勢而動不可倒行而逆施也何以言之漢高祖東向以爭天下則以關中為根滎陽為次故雖戰屢敗終守死必爭不肯捨此者志不在于滎陽而乃在于天下也今國家北面而復中原何以異于是江浙者國家之關中淮甸者國家之滎陽淮甸雖屢殘破亦不當置之度外者志不在于淮甸而乃在于中原也昔符堅以

九十七萬之衆伐晉既破壽春而敗于淝水當是時壽春淝水皆晉有也魏大武自雲中由青徐伐宋至瓜步百牢掠廣陵而歸當是時廣陵瓜步亦宋有也以是見晉宋兩朝皆倚淮甸以為屏蔽蓋保淮甸然後可以駐蹕建康保淮甸然後可以經理中原決定大策其要皆在于淮甸者國家之滎陽在所必爭而不可失之地漢得天下其業實創于滎陽則國家之復中原其趾實在于淮甸使淮甸安固而富實然後可以復中原臣請設為難問以畢其說若以謂乘戰勝之勢大舉深入克復東京據上都以令天下四方指顧而定一舉而成希世之績豈不暫勞而永逸哉臣竊以謂過矣何以言之高祖二年楚兵方勝而深入則漢嘗大敗于彭城後至五年楚糧既乏而夾攻則漢方得志于垓下爰自臨淮以

北陷沒累年綿地千里行師十萬月計糧餉以石數者七萬有奇以漕運則汴水絕流以負擔則非調夫十五萬不可以絕食矣無糧可因矣又况歸路之遙糧道之困我若大兵皆行則內輕而外重外實而內虛分輕以往則我分而弱彼合而強未見衰弱之形而據深入之說臣不敢以為然也若謂敵人糧乏忽遽而歸臣又竊以為過矣何以言之金人犯順幾十年矣初未嘗賣糧矣今日偽境濟淮而襲楚何遽計日裹糧頓改常度哉承楚稼事未終稅賑未入虜騎忽至縣官倉廩雖虛而農家之穀被野是必驅役吾民舂穀為米負柴供爨饜餐飽膳又復漕運餘糧而西去矣則糧乏之說臣又不敢以為然也若以謂虜寇能襲承楚而不能犯通泰足以明兵力之火臣又竊以為過矣何以言之累年以來

三朝正史卷之五
偽境固已委盡宿州為界矣今茲因陰導狄人無故出疆安知其意不在通秦蓋笑歲得八百萬緡之利彼必以謂使我得承楚而有之則通秦在吾腹中可不攻而自下則力不能犯通秦者臣又不敢以為然也設使通秦鹽筴為彼所有彼漕鹽汴長江而上江南之利日與我爭雖欲只保江表亦將驚擾不得奠居不惟我失煮海之利雖天塹之險亦不足恃矣利害所係至重大然則淮甸豈可以不固守而力爭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者此也一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有二說焉一則規度駐蹕之利一則操束統御之權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臣竊嘗伏思汴都宗廟洛邑陵寢咸在中原洛汴之在天下猶水木之有本源網裘之有綱領誠復中原而都之則臨蒞四方舉而措之無復難者睿

意所向未嘗不在此可謂得其要矣將復中原蚤定駐蹕之地稽之古昔揆之時宜駐蹕之地未有過于建康何以言之昔曹氏先有中原孫仲謀遂據武昌七八年間山川地形勢在江表者覽觀規度至詳熟矣未幾遷居建業使曹氏父子必睥睨遠巡而不敢復進矣五胡濁亂河洛元帝南渡王導相之雖叛臣劇賊陵犯之頻終不肯捨此而他涉由此觀之將圖恢復中原駐蹕之地信未有過于建康者豈錢塘蘇臺所可比擬建業已酉行宮告成無何金寇兵火殘毀邇來亦既繕修稍已就緒增葺歲年必復全備雖然淮甸未固建康形勢雖勝營繕兵甲雖畢亦未可以遽議駐蹕也故淮甸之說臣已粗陳于前今距防秋終半年爾防秋已前經理淮甸宿兵捍備足為屏翰使今秋冬金寇不能再肆侵

軼則來春鑾輿駐蹕建康方議恢復中原此乃舉措先後之序不可易者臣所謂觀度駐蹕之地者謂此臣所謂操束統御之權者自頃虜騎長驅犯我北鄙士卒暴露迨今十年結草為廬枕戈而寢師旅之衆宜在厭兵而苦戰厭苦之意萌則勇銳之志消勇銳或消而望其立功難矣邇來士氣奮勵戰輒克捷遂立却敵之功如此之盛臣以是仰觀陛下神武英斷命將出師度越前古遠甚雖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異世同觀若合符節豈臣愚陋所能窺測萬一大抵將帥之用士卒招則聚麾則散非命之進不敢進非命之退不敢退去來唯其所欲無不如志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無甚難之色人主之用將帥將帥之用士卒一也人主之以將帥用士卒者用將帥將帥以士卒聽命將帥者聽人主則天下

之大軍旅之衆如心使臂如臂使指運動圖回以一人而用天下恢恢然有餘地矣左氏曰師能左右曰以詩稱于以四方頌武王者然則以四方者王道帝王之事也史載韓信為善將兵若高祖善將將然則善將將者亦王道帝王之事也國家之遇諸帥爵祿極矣寵錫至矣眷渥優矣事權重矣真前古所謂以四方善將將者陛下淵衷操束深自得之幹旌轉運沛然開眼雖天下英雄之難駕馭者亦得服而用之夫惟陛下于四方善將將者當留神而如意焉則數十萬之衆趨奔走命之不暇豈復有梗令難使者哉夫如是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操束統御之權者謂此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此也一臣所謂綏懷之略莫若惠吾民何以言之濠泗襄荊以北陷偽境者皆吾民也今嘉惠焉非

謂載粟帛以遺之招墮游而養之也推原厥由非我棄彼而不收亦非彼叛我而不附以田廬之累雖欲不從之而不可得凡此庶民皆被蒙祖宗德澤滋養既久且深其耆耄少壯日夜望思咸懷俟后来蘇之志者人人皆是不幸身迷偽境威力驅使雜醜與我交兵豈其人之本志也哉臣愚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或俘獲之餘物色詢訪覆驗情偽願從則隨存附欲歸則畀以賣糧使人人有知聖度宏寬海涵天覆原恕脅從一視同仁之意既深信而不我疑彼驅來戰則人無鬪志喪有遁心我往伐彼則前徒倒戈開門迎降所至如歸無與我敵者孟子曰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其斯之謂與晉羊祜行平吳之策未嘗殺人吳人視祜同于父母吳人

歲餓歸者如市惟其平居無事之日祐得其民者如此後杜預王濬得以兵破其國易于摧枯此今日所宜先也吾民陷溺西北者惠心既孚招徠之意已喻矣吾民之在東南者獨何不思嘉惠哉累年以來數十萬兵戍于東南而民不敢病者正以陛下軫卹黎元禁戢科歛詔令丁寧誠心孚信實惠及民非異時俯偃空言同日而語斯皆所以惠吾民也去冬親征詔下東南之民咸知陛下親屈帝尊蒙犯霜露不憚躬臨為生靈計德至渥也雖小民無不願效財力助國討賊是以預納田稅及和買絹錢之類皆盡所有爭先供輸無復難色其說以謂車駕尚不敢安則私室之藏必為盜賊所有此其所以樂輸而不病也雖然臣竊聞大軍驟移數萬之衆廬舍闕乏無以備風雨蘇秀等州各備蒲蓆葺箔椽柱

不免賦之于民此亦當然非其難者然必諸州類皆澤國數百里間地勢平坦水田彌望葦實生之不產竹木織葦為蓆尚可力為徑寸之竹拱把之木迥出浙東極矣難得軍期急遽日限逼迫至有徹屋取椽三倍市席者其為煩費過于預納錢穀之數臣願臣降詔旨自今春無屋宇處廬舍之備但如向解臨安人給價值或隨所產竹木充用不得限以徑寸丈尺則民免煩費且復及期易辨不至悞事而後時再加意吾民至此則無復可議者所謂緩懷之畧莫若惠吾者也臣謹條具如前復念臣識闇見遲料事不工建言無取非適今也遽承明詔出於望外雖務罄竭何補毫厘至于智慮淺陋論議迂濶冒貢狂瞽之說仰竄淵聰則臣之罪無所敢逃謹昧死條具以聞 韓樞密肖曾對臣伏聞通者賊豫

怙終金人同惡舉兵侵犯深蹂兩淮警報初傳群情大震陛下睿謨自安神斷必行親御戎衣天臨吳會將相協慮士卒一心奮身摧鋒所向俘馘虜氣阻奪潛師逃遁信悔禍之自天知戡難之有日夷夏竦動中外懽呼臣世荷國恩常叨樞近顧當斯際竊食祠宮既不能盡半策以贊帷幄之成謀又不獲備前驅以展行陣之微效進退惟咎夙夜靡寧敢望聖度兼容溫詔下逮訪以急務俾之盡言拜受兢慙罔知所指伏讀再四喜極而淚昔者帝堯舍己而謀于衆大舜善取諸人夏禹之拜昌言漢高之屈群策惟聖虛己與古同符豈伊涓塵可裨海嶽仰應詔旨姑竭愚慮聖問首日攻戰之利臣聞乘其時而為之者功必倍因其利而成之者人不勞聖人奉若天道時苟未至惟修德修政以待之時既至作

而求成不俟終日臣頃在紹興二年以備從班獲倍外廷未議恭披詔問攻守之策臣時輒不自揆對言終當用兵蓋如晁錯之論七國以謂削亦反金虜猶是也繼因賜對再具陳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擇遣兵將敢行進討聲言翠華復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睿斷濟成大勳二疏諒存其言可復臣之出使軍情前陛辭之日亦嘗面奏和議蓋權時宜以濟艱危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竊惟臣愚前後狂瞽之言向蒙俯記清衷則攻戰之利臣先固知之矣况臣親見女真等軍嘗至川陝者皆畏西兵勁銳善戰艱敵之語今茲入寇韓世忠等三大帥率皆山西將種所統精銳頗多西人臨難敢前屢挫敵衆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聲大震虜意必搖若以斯時數道並進此有犄角之勢

彼受腹背之敵不戰自潰理之必然此其可以攻戰一也抑臣聞之在西漢運際中微王莽縱暴民懷高祖文帝之德謳吟思漢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興之業田單以即墨兩邑餘衆敗燕于百勝之後蓋以燕用間言朝所得即墨士卒置之前後且復發掘壘墓慘及死者人懷悲憤怒自十倍用以出戰卒破燕軍恭惟大宋祖宗之澤海內涵濡垂二百年人心愛戴豈特漢民之謳吟虜寇比歲暴我中原此其可以攻戰二也加以賊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斂煩役殆不堪命臣前過偽境親所見聞比復僉發使臨行陣其怨叛之心益甚矣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書曰俟我后後來其蕪倘因上穹助順之心遠副遺黎雲霓之望萬全之舉一怒而安聖問次曰守備之宜臣聞之勝負何嘗賊之情偽難

察者蕃偽入寇信曰守禦有方彼多失亡因其窘蹙之勢畏我振厲之威旋即奔竄然金虜自恃勝強反成敗如犬羊之性竊于復仇况又狼子野心萬一內懷詭譎有如子胥教吳分三帥以敵楚之計我出則歸我歸則出亟隸而罷之則此寇甫還他酋繼至方喜其去以微警又乘吾怠以來寇設或少失隄備豈不動致驛騷故欲議于戰攻當先飭于守備遠若川陝固有吳玠及宣撫使司之兵守備之宜自為計唯是荆襄之制上流吳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絲亘數千里間尤其出入之要衝兵法有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今若無事而概為守則不惟兵勢之分所有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昔人論長江之守如七尺之軀不過數處朝廷比因去冬之警近裏險要必已熟講至于兩淮之孺所當守

故亦有要害若分擇文武臣僚諳練古今通和形勢者

者按行計度預圖其宜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某將最才可將某屯某人有兵可援某地可以設險某道可以轉餉以至器用戰船水軍之屬一皆素具無或取于臨時備在敵先倉卒無患臣竊以方今當守備之地其地臣固不能盡知亦未易盡言姑舉所聞見當先急者莫如淮南固在南北之所必爭者也晉敗符堅百萬之衆實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壽春盱眙為重至若魏人欲制吳則鄧艾先耕壟于壽春周世宗謀江南亦三至淮上親破壽州蓋壽州據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通此則平窺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連潁蔡可以直抵京師北虜入亦先安重兵于壽春而濟自淮陰夫淮南賊豫父子闚覲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徑趨大江使江南而無淮南是縱敵人在吾戶限之外不復可

以為固不當以利遣人更為賊守也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許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說我既難從以理拒之疆議未定便可扼險而固守而淮東西雖命宣撫使將屯置司乃江浙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既已勢孤難必責其固志况復力弱豈能抗于敵鋒且連歲之無虞謂可泰然而坐視守備既缺斥堠不修遂至蕃偽之兵如踐無人之境雖既往之不咎豈方來之可忽抑聞虜在承楚州形勢孤絕旁無障寨邑人難以堅守賊兵易于攻取而終以全免者或疑以通泰皆係鹽產地分虜既規取淮甸私指此以為外府因加保護以為後圖惜曰不然在理所當致慮比報三將奏功而韓世忠劉光世置司鎮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測廟謨用意之微或者妄揣以車駕方在浙

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濱江惟朝廷未欲示敵以強尚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蕃偽亟爭臣愚以謂張將之兵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闕力已有餘况二將若在淮南藩籬可謂申固若謂不欲致疑慮寇彼既舉兵深入我則私屯有名若慮引慝生事但當嚴加約束俾守封疆無得輕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狂者重坐之明揭勅榜告諭遠近以示兼愛生靈之德意可矣聖問又曰措置之方臣竊以為方今所謂措置莫大攻守二策乃若守備既備陳其宜其于攻戰猶當慎重臣聞兵家至理莫善于紀律軍行急務莫先于糧餉至于號令必有總攝權力必能總制然後可以一臂指之用而抑強憤之衆昔李晟統軍秋毫不犯故方克復京師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蓋非若此不足

以為吊伐之師然軍無紀律多利鹵獲今欲削平僭亂止當取彼凶殘又若其民實吾赤子况聞偽境之民深苦貧暴日望王師之至救于水火之中若非紀律之兵恐乖喁喁之望宜勅諸將嚴立軍制昔諸葛出師雖有木牛流馬之運而糧倉不繼因無成功先主出兵荊州敵國震動至遷都避之而關羽糧盡更致喪敗今若進兵偽境雖稔聞山東河洛之間民言王師若來願資糧餉然偽境兵火之餘戶口凋耗墾田數寡出穀不多比更金寇往來無不發食豈敢保其尚有餘糧在西運道水行則慮河流有斷涸不通之處陸軍則恐旁近無移用轉輸之人要須預計有無之事臣聞春秋傳曰師能左右曰以號令不能使之聽權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曰能左右之也唐以九師之師環賊而攻之一旦潰散

雖以李光弼之威嚴郭子儀之寬厚勢不能自制其兵自立門戶一有纖芥利害未免更相讎疾其能誣私己以徇國家之急殆未之見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師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數萬人隱然自成一軍遇遣諸將並進攻討總統之號令既行權力既重諸將雖素疇侶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用非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蓋亦異矣仰前代君臣之遇合與有為必先有素定之論然後見之行事享其成功韓信之初見漢高諸葛之初見先主王猛之初見苻堅凡厥精陳皆有定論後所設施不愆本謀今者指置之方陛下與二三大臣謀謨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幾臨事不惑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聖問又曰綏懷之畧竊以幾甸山東關河之民恐金虜之多

暴苦偽齊之煩苛臣前已概言之矣為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僎歸附彼念虜寇之威虐而蒙朝廷之德惠是猶童蒙脫盜賊之手虎狼之口復親依父母之慈愛豈他適哉要在擇羊祜陸抗之屬以為將帥擇卓茂魯恭之屬以為守令俾之悉廣陛下之德惠輯而附之以招其餘逃聽風聲扶携而至者勢必衆矣比聞諸將俘獲斂軍息旨悉貸不獲自援而歸者加以官資賜以金帛給以土田重以宴犒雖夫直渤海絕域異類所以優假安全之恩意亦莫不備至況今淮南江東西荒閑之田之未宜且述陛下所為愛養元元之誠必揭榜境土或選奮東北人若初附簽軍之可信仗者使深入偽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蠲其賦租遂其生理必至接迹而至此亦諸葛亮使民雜耕渭濱之

意也昔人有言彼民與此民同天意與民意同無不成就之功蓋民心悅則天意得以此德聲溢廣西北舊疆可傳檄而定而奚血刃轉戰之勞哉恭惟陛下天縱才能日躋之學萬事統紀灼見微渺而衆美不居隆恩益戴如臣固陋慙愚豈足以策大事彈蠡管之小識進其誠疑蓋其直陳胸臆與所見聞無文飾本末具夷偽之情終始言天人之助至于高遠迂濶之說與時南行之說臣皆不可為也況蕃偽歷年用兵人神共怒古今所無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數推之行且滅亡兼臣非在軍前聞金人頗有厭兵之意且衆軍亦甚思休息特粘罕兀室高慶裔輩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携貳縱未能亟加天討亦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也爾復姑復尚通使經理必種種亦易商量權輕重之間事易以成臣竊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七十五
三
蟻之願伏望陛下俯從人欲無恃天時因得而慮失得
勝而彌懼思嘗瞻之報遵馭朽之戒掃叛逆之餘燼拯
黎庶之橫流以雪宗社之大憤以為天下之福此非特
愚濟世愛君之心實海宇臣民憂國之義輕瀆冕旒臣
無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六
支興下帙七十六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韓肖胄又奏曰臣竊謂逆臣劉豫藉金虜之兵驅脅從
之衆自以為功在漏刻逆天不祥叛國不義雖不煩干
戈鬼神雷霆猶得誅之而况陛下神武親御戎輅以作
王旅之氣獻誠受俘月餘二捷凶徒折北奉頭鼠竄可
謂策貴廟勝功尚帷幄無復遺慮矣陛下深詔遵祖宗
故事以四大議博詢舊弼之臣臣竊仰陛下明日達聰
比德虞舜好謀能聽同符漢高臣雖固陋不足以與大
計然自願荷陛下深恩雖身在外日夜惟念國家利害
至熟也其敢歛默以辜明臣不識此日寇准并江之虜
其亦合從諸國如靖康元年再犯東都之師乎悉起精

銳如建炎三年春再犯維揚之師乎無乃虜情不汲汲於用兵狗逆豫之請始遣偏師以僥倖萬一也其合從諸國悉起精銳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舉則今者盛氣而來褫魄而去非其兵力衰墮則虜中必有大變豫雖欲恃虜以安虜且不足恃方其退遁之時當遣兵分道追躡使虜度其已疲不能速救則急進擒豫盡俘其雜孽鄙類中原之人必洒然自歸矣臣以為計策當出於賊虜初退陛下必以斷而行之豈復俟于數千里之外若曰虜狗逆豫偽國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則近日之事實可知也臣嘗策逆豫偽為國家求成于虜其謀有三方國家建議遣大臣豫欲藉虜制和以款我師其謀一也虜若不與國家接則忿幾息矣而受之安非豫之力也哉欲使二國通使而和成則豫偷安其間和

不成則豫乃得奮其詐怵虜用兵名曰合交實欲激怒之也虜雖為豫怒其非真情故不汲汲于用兵而其來者非全矣然不如所欲而去則必圖再來再舉必大發兵則戰守之計誠如明詔不可緩也臣嘗深思為今之計已爛熟不為而甚有新意者屯田是也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可指為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其軍士舊嘗為農者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銳可為田者聚屯于所駐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以其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種之麥禾至于芻藁薪蒸之用雞豚狗彘之養家宅荒地給之如此則士之不預選而田亦皆望耒耜而起興矣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其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皆如軍士之法

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期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生息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占形勢之地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近皆因田以成營屯于衆屯之中擇其甚要處又加以重兵為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糧舍可稍取于屯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渡江而攻討屯田之士常為根本則備禦之計成昔人有曰自西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其言誠有理然今與古異虜人用兵非有古人安節鉉制理不擇可否視利輒進如間者泛海之師覆沒相繼計猶不悔則不止險要必爭之地為可守也凡沿江之地皆當守令若大江南岸營屯相望傳烽號數千里不絕則敵人之情畏矣江北士民流離失職江南士民多忌且惡之

若無所容者今若使得耕瀕江之田是生死而肉骨也荷戴深恩民力之餘將出死斷生以備捍禦則綏懷之畧醇矣津岸有可絕江處當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淑有可絕江處當備舟師使可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因屯兵使為之積日有功賊至可戰則戰守備之道盡矣臣謂此策非止為守禦之計至復中原土宇撫定四夷皆由此為之是貴謀戰萬舉萬全之道也雖然有一于此臣向者叨侍帷幄日間天語退而攷諸行事愛民之意至優厚也至誠懇也間者兵興有司咸不得已為一切之政預買借稅之類期限頗急事少定矣當有以休息之 芻蕘獻言者於謀國多為目前之務而不計利害之實萬一聽而盡行之策不足以靖民力不勝其任者於陛下平日之聖意甚至使民

未喻而怨咨者非細事也逆豫固非陛下敵也豫專為
 虐陛下專為德使安靜之化刑于四海寬厚之氣襲於
 殊俗則脅從之衆皆為存慕之心愈堅決矣臣謂攻戰
 備禦措置綏懷惟是為本陛下雖聖心得之願加察焉
 朱勝非對國家承平日久兵備既弛夷虜投隙流毒
 天下伏自陛下臨御修講軍政賞罰必當紀律既明號
 令每下精彩皆變今內外勁兵無慮三十萬衆兵既衆
 矣患無可作之氣今則勇氣可作氣既作矣患無可乘
 之機會今則機會可乘不以此時速謀進取使既作之
 氣復情當乘之機復失以數年嘗瞻之勤為一旦噬臍
 之悔可不惜哉遂列四事以獻一曰進討稽逆二曰守
 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虜勢上皆善之 呂
 頤浩十論劄子 一論用兵之策臣契勘臣任河北塞

上守臣歲久目覩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
 年和次年復戰而遼主天祚不謀其詐卒至顛覆仰惟
 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數遣信
 使卑辭屈已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厄以救生民之命
 而虜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議四年矣歲歲舉兵
 侵犯川口去年雖未曾出兵而移兵南來大入淮甸又
 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
 兵則五月必傳箭虜中金人五月間令鄉民備八月點
 集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枝梧賦歛終至財竭力
 因此不可不用兵也况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
 之地必不能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
 諧大江之南亦不可保縱能保定不過一隅爾或曰如
 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交兵使在其間

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
 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急為備出其不意
 乘時北伐此用兵之利也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人
 本契丹奴婢之國遼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
 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
 大遼得趙良嗣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
 國通好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眾勢益張知中國太平
 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京勢愈猖獗二十年
 主張國事者相粘罕也為之謀成者劉彥宗兀室董福
 三大師高慶裔張愿一作慕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幹離
 不蟾日國王餘覲婁宿孛董三太子四太子撻辣郎君
 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
 之勢可謂強矣然粘罕之性好殺而善戰用兵不已味

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兵苦厥從軍皆謳
 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呂于一宣和七年十

二月得歸朝廷在賊中時其虜眾每夜嗷嗷皆云契丹
 交兵十年不得歸今又河南去不知何時可到家鄉也

又虜性嗜殺將兵所向族其強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
 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幹離
 不餘覲蟾日國王婁宿孛董皆已死所存者鮮皆在數
 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滿于室志驕意滿亦將
 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彼之形勢比之數年前不
 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
 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徙去孱
 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
 俊楊沂中岳飛王燾下兵
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人 陛下聖性精於器械制作工
頭外戰士不止十五萬 械數年以來甲宮室菲飲食而輒那財用修造器甲今

器械略備矣

夷秋之兵自來以全裝衣甲御秋中國甲士自來止于前後掩心副牌者皮笠子而

無銳鋒故法戰臣嘗觀太宗皇帝于北京武庫琛排下

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日並不堪用祈溝之敗

此也兵既精銳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

怯勇于赴敵故項韓世忠扼虜于鎮江張俊獲捷于明

州陳思恭邀擊于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韓世忠首

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

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

國遂取天下今又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

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宜緩

哉三論舉兵之時臣在河北使陝西緣邊備見虜人風

俗每于逐年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

澱澱乃不耕之地無水草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

各令取馬出澱飼以粟豆準備戰鬪又虜人所長者

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

凡夷虜犯邊未嘗出于盛夏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

知此惟唐杜牧之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

每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

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

遺類矣臣嘗稱杜牧之之論具劄子奏陳次日進對之

際蒙聖諭以為夏月舉兵乃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

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月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

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虜酋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

也然則和議豈可信憑在我之許豈可但已縱令今年

秋未復為邊患哉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不可

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勅大將速為之備於今

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餉之

方招懷之略臣一二條陳於後伏望深思熟計廣訪博
 詢施行四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東北人自中原陷賊
 以來傳聞京西殘破為甚京畿次之惟京東東路河北
 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安堵如舊然苦劉豫苛虐思望
 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
 斯民僊望之心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
 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以救民心慰衆望也臣已條具
 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師即令所有戰兵數內
 差撥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抵南京至汴京
 其運糧開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由明州趨今年
 四月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州至青維州密州去維州
 其運糧開具在後篇六十里又一百二
 十里到青州京東之民全望王師日夕所至必望風
 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張聲援此兵不

可以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抵順昌府陳
 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勅大將所至
 不得殺人劫掠務使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什一之
 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
 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服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
 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
 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
 地黃河以南必先為我者蓋謂是也五論運糧供給軍
 使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
 亦各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趨汴密州兵二萬
 人每月應支米一萬二千石臣乞于明州支工伴米充
 一月之糧令海船帶附前去密州板橋頭鎮左右往岸
 則有糧可因矣密州界鄉民不曾廢
 其耕種米糧易傳一項駐軍濠州策

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急之糧也臣曾在濠州城門交卸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委江浙漕臣揀選精米五萬石前期運至泗州準備諸軍附帶入界兼準備軍二萬口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勅大將凡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三帥吊發除糧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擄掠婦女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準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議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焚毀劉糧草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事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軍

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虜酋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虜酋及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仗雷霆之威車駕所至可以聳動民心銷弭羣患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臣罷左僕射告詞云下吳門于衆議去歲秋末虜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軍將無敢退縮斬獲既衆虜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強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威強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戎狄之心親統諸軍進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

无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歐陽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河間府益津關乃瀾州也

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強弱較彼我非明于決戰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之時暫移驛權駐鎮江府訓勅大將拊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况陛下天資神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七論經理淮南事臣契勘淮南京西路平原曠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因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縱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亡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于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此至防秋場圃事畢矣

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訓勅令講羊祐治襄陽之政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產鹽地方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權貨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約一千四百百萬貫浙東西歲入七百八萬貫下戶部勘會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通泰楚州產鹽浩瀚倍于浙東西有此數事豈不遴選守臣乎或曰虜首或犯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差武臣樊序等守楚泗州金賊望風遁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具若小小盜賊有兵者猶有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臣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畧自近者始此其要也五論機會不可失事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接

三朝士見會錄 卷第七十一
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猖獗以來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豈金人真不可敵焉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亦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犯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修軍政備器械又虜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何復能強梁橫行于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于和尚原再議退于饒風關又大捷于仙人關去歲九月賊犯淮向我師累捷虜寇頓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慢如此之甚今王師既振虜衆向哀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此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刻之令民心

既定項羽以其地析為三秦徙高祖于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必可以擒劉麟平

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

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兼出彼出我入無大

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四海之力而戶

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是時臣大紹興三年在

政府日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

來竊料戶部經費必自有增添之數臣嘗考每月支用

五軍下夫養二十萬戶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南之民

力何可枝梧豈不寒心哉况中原之人強悍壯實東南

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

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

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是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

夷狄之長技三未嘗不嗟服錯之知兵也以今論之虜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者非虜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也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本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為工廣東西船次之昌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本性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若能害本性故舟入海不得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與虜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力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其令諸臣自少壯時徧走兩浙東京河北及虜中沿海地分通知海上可往來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偽齊京東諸郡雖密鄆萊青州皆海道地分自來客河北諸郡濱滄州及海道北分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沿海于明州自來南旅貼盜行徑

岸人先補船主稍工一官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京東海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海岸有居民市井既齎一月之糧到京東界

則所在皆仍差選曾在京東界金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

在海上聚眾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州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

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鋪兵士後來為官兵嘗屠戮番人昔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

廷不知諸將見管人兵之數遙計崔邦弼下有兵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范温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

軍中或汰諸軍充廂軍若盡行剗歸范温處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於諸軍補足二萬之數遣行所至去

處舟船濟海可用者用之其不可用者焚之起南風而

去得北風乃歸虜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此行在
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十論
并謀獨斷事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詳不可
不廣而斷不可不決晉武帝欲伐吳群臣以為未可惟
張華贊成之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
沮惟裴度與帝合故一舉擒吳元濟韓愈稱其功曰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
聖明英武之資虜人退兵之際以善後之計下詢于宰
相臣料六人者或以為用兵或以為且保江南或欲理
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為上策莫如自治或以為來
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之見既不同則議論
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已然之勢孰利孰害
緩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久入出將

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
中原牽制川陝賊兵紹興三年春臣與朱勝非孟庾等
已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潘致堯高公會自
粘罕處奉使回方處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虜
性反覆金賊尤狡譎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陛下
屈已極矣去秋忽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有大為
之備秋冬間若不舉兵南來必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
計決不可苟暫時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
兵使乞質諸大臣叅詳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及卜
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于猷畝
妄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願陛下赦其萬死幸甚臣契勘
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
必須用兵二說謬擾曾無一定之論伏覩自建炎元年

至今前遣去使命若宇文虛中王倫朱棄郭元邁魏可
 行崔縱洪浩龔濤張邵輩前後所請非不切至近又遣
 潘致堯高公會韓肖曹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王繪
 相繼入國竊料虜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
 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所請十年略無顯
 效勘量和議可成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成乞舉兵之
 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曩愚言或可
 以備收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十六

三朝士旦會編

卷

藝志

